

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詒排次

雜傳第三十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以販鹽爲盜父抵法死宣乃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爲軍校敬武以隸其將曹全晟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晟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州鄆州節度使薛崇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畱後全晟攻殺君預遂據鄆州宣以戰功爲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晟死軍中推宣爲畱後唐僖宗卽拜宣天平軍



節度使

五代史朱宣宋州下邑人也父慶里之豪右以攻剽販鹽為事吏捕之伏法宣坐父罪以咎免

因入王敬武軍為小校唐中和二年諫議大夫張濬徵兵於青州敬武遣將曹全晟率軍赴之以宣隸焉以戰功累遷列校賊敗出關全晟以本軍還鎮會鄆帥薛崇卒部將崔君預據城叛全晟攻之殺君預自為留後宣以功授濮州刺史鄆州馬步軍都將光啟初魏博韓允中攻鄆全晟為其所害宣據城自若三軍推為留後允中敗朝廷以宣為天平軍節度使累加官至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通鑑考異實錄曹存實繼其叔父全晟為天平節度使未周歲而遇害舊傳宣為青州王敬武牙卒中和初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王敬武遣牙將曹全晟率兵三千赴難關西宣已為軍校會青州警急敬武召全晟還路由鄆州時鄆將薛崇為草賊王仙芝所殺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晟知其兵寡襲殺君裕據有鄆州自稱留後以宣有功署為濮州刺史留將牙軍光啟初魏博韓簡欲兼并曹鄆以兵濟河收鄆全晟出兵迎戰為魏軍所敗全晟死之宣收合殘卒保州城韓簡攻圍半年不能拔會魏軍亂返去朝廷嘉之授以節鉞新傳與之同薛居正五代史宣傳中和二年張濬徵兵于



青州云云按王仙芝死已久曹全最久爲節度去歲死  
王敬武今歲始得青州新舊傳薛史皆誤今從實錄又  
新傳瑄作宣歐陽脩五代史記注云今流俗以梁太祖  
宣弟瑾于名加王者非也今從舊傳薛史實錄  
鎮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新就鎮兵力尙少數爲秦宗權  
所困太祖乞兵於宣宣與其弟瑾以兗鄆之兵救汴大  
破蔡兵走宗權五代史太祖初鎮大梁兵威未振連歲  
爲秦宗權所圍士不解甲危殆日數四  
太祖以宣同宗早兄事之乃遣使求援於宣光啟末宗  
權急攻大梁宣與弟瑾率兗鄆之師來援大敗蔡賊解  
圍而遁太祖感其力厚禮以歸之  
是時太祖已襲取滑州稍欲并吞諸  
鎮宣瑾旣還乃馳檄兗鄆言宣瑾多誘宣武軍卒以  
東五代史纂誤今按梁本紀云朱宣朱瑾兵助汴以破  
宗權東歸王移檄兗鄆託其誘汴以卒以東乃發兵  
攻之然則宣傳所謂卒以東乃發兵收以卒因攻之遂  
東乃誤也當爲以卒以東



為敵國苦戰曹濮間是時梁又東攻徐州西有蔡賊而

北敵彊晉宣瑾兄弟自相首尾然卒為梁所滅乾寧四

年宣敗走中都為葛從周所執斬于汴橋下原注今流俗以宣瑾

兄於名加王者非也五代史先是宣瑾駐於大梁親

太祖軍士驍勇私心愛之及歸厚懸金帛於界上以誘

焉諸軍貪其厚利私遁者甚眾太祖移牒以讓之宣來

詞不遜由是始構隙焉及秦宗權敗太祖移兵攻時溥

於徐州時宣方右溥乃遣使來告太祖曰巢權繼為蛇

虺毒螫中原與君把臂同盟輔車相依今賊已平殄人

粗聊生吾弟宜念遠圖不可自相魚肉或行人之失辭

疆吏之踰法可以理遣未得便睽和好投鼠忌器弟幸

思之太祖方怒時溥溥通於孫儒不從其言及龐師古

攻徐州宣出師來援太祖深銜之徐既平太祖併兵以

攻鄆自景福元年冬遣朱友裕領軍渡濟至乾寧三年

宿軍齊鄆間大小凡數十戰語在太祖紀中自是野無

人耕屬城悉為我有宣乃遣人求救於太原李克用遣

其將李承嗣史儼等援之尋為羅宏信所扼援路既絕



宜瑾竟敗乾寧四年正月麗師古攻陷鄆州遁至中都  
北匿於民家爲其所筌并妻榮氏擒之來獻俱斬於汴  
下橋

瑾宣從父弟也從宜居鄆州補軍校少倜儻有大志充  
州節度使齊克讓愛其爲人以女妻之瑾行親迎乃選  
壯士爲輿夫伏兵器輿中夜至充兵發遂虜克讓自稱

畱後僖宗卽拜瑾泰寧軍節度使五代史朱瑾宣從父弟雄武絕倫性頗殘

忍光破中瑾與兖州節度使齊克讓婚瑾自鄆盛飾車  
服私藏兵甲以赴禮會親迎之夜甲士竊發擄克讓自  
稱畱後及蔡賊鴟張瑾與太祖連衡同討瑾與宣已破  
宗權前後屢捷以功正授兖州節度使

秦宗權于汴州梁太祖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  
攻瑾取曹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鄆瑾兄弟往來相



救凡十餘年大小數十戰與太祖屢相勝敗太祖得宣  
將賀瓌何懷寶及瑾兄瓊乃將瓊等至兗城下告瑾曰  
汝兄敗矣今瓊等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僞曰諾乃遣牙  
將胡規五代史胡規兗州人初事朱瑾爲中軍都校兗  
州平署爲宣武軍都虞候佐葛從周伐鎮定從  
張存敬收晉絳皆有功署爲河中都虞候權推鹽務天復  
中太祖迎駕在岐下以規權知洛州昭宗還長安詔授  
皇城使及東遷以爲御營使駕至洛授內園莊宅使天  
祐三年佐李周彝討相州獨當州之一面頗以功聞軍  
還權知耀州事明年討滄州爲諸軍壕寨使太祖受禪  
除右羽林統軍尋佐劉鄩統兵收潼關擒劉知浣獻之  
乃以右龍虎統軍兼侍衛指揮使乾化元年詔修洛河  
隄堰軍士因之斬伐百姓園林太甚河南尹張宗奭奏  
之規得持書幣詣軍門請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瑾  
罪賜死

交語瑾曰願得瓊來送符印太祖信之遣客將劉捍送



瓊往瑾伏壯士橋下單騎迎瓊揮手語捍曰請瓊獨來  
瓊前壯士擒之遂閉門責瓊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太  
祖度不可下乃畱兵圍之而去五代史既得士心有兼并天下之意太祖亦忌  
之瑾以厚利招誘太祖軍士以爲間謀及太祖攻邺瑾  
出師來援累與太祖接戰乾寧二年春太祖令大將朱  
友恭攻瑾掘塹以環之朱宣遣將賀瓊及蕃將何懷  
寶赴援爲友恭所擒十一月瑾從兄齊州刺史瓊以州  
降太祖令執賀瓊懷寶及瓊以狗於城下語曰卿兄已  
敗早宜效順瑾偽遣牙將胡規持書幣送降太祖自至  
延壽門外與瑾交語瑾謂太祖曰欲令大將送符印願  
得兄瓊來押領所貨骨月盡布腹心也太祖遣瓊與客  
將劉捍取符箭瑾單馬立於橋上揮手謂捍曰可令兄  
來余有密款卽令瓊往瑾先令騎士董懷進伏于橋下  
及瓊至懷進突出擒瓊而入俄而斬瓊首投於城外太  
祖乃班師北夢瓊言朱瑾之據兗州梁祖攻之其從  
父兄齊州刺史瓊先降與瓊同詣壁下以曉之瑾乃遣  
都虞候胡規出獻款曰兄已降願貸瑾不死請以鎮委



吏旣而敢延壽門陳牌印于笥曰兄來請先奉此梁祖  
命瓊受之葛從周疑詐選勇士孫少迪等仗劍以馭瓊  
曰彼力屈不足疑瓊進前受印審瓊單馬曰兄獨來密  
語耳始相及瑾令驍卒董懷進勾拽瓊墜馬乃發所匿  
刃殺瓊勾戟突出牽入之須臾城上鼓噪擲瓊首於陣  
我軍失色梁祖哀慟久之斬軍謀徐厚署瓊弟玘爲齊  
州防禦使恩禮殊厚  
瑾竟棄城投揚州

瑾嬰城自守而宣亦敗于鄆州乃

乞兵於晉晉遣李承嗣史儼等以騎兵五千救之太祖  
已破宣乃急趨兗瑾城中食盡與承嗣等掠食豐沛間  
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等以城降梁瑾等將麾下兵走  
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又走海州梁兵急追之乃  
奔于淮南楊行密聞瑾來大喜解其玉帶贈之表瑾領  
武寧軍節度使以爲行軍副使

五代史及鄆州陷龐師古乘勝攻兗瑾與李承



嗣方出兵求芻粟於豐沛間瑾之二子及大將康懷英判官辛綰小校閻寶以城降師古瑾無歸卽與承嗣將麾下士將保沂州刺史尹處賓拒關不納乃保海州爲師古所逼遂擁州民渡淮依楊行密行密表瑾領徐州節度其後梁遣龐師古葛從周等攻淮南行密用瑾大破梁兵于清口斬師古行密累表瑾東南諸道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死渥及隆演相繼立皆年少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瑾乃謀殺知訓嘗以月旦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彊通之妾自歸訴瑾益不平屢勸隆演誅徐氏以去國患隆演不能爲旣而知訓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爲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過瑾謝延之升堂出其



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路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踉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瑾攜其首馳示隆演曰今日爲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爲萬人去害而一身死之遂自刎潤州徐知誥聞亂以兵趨廣陵族瑾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爲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其瘞之是時民多病瘧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



新土漸成高墳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溫  
病夢瑾挽弓射之溫懼綱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初瑾  
嘗病疽醫者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于  
是果然卒年五十二五代史龐師古渡淮行密令瑾率  
師以禦之清口之敗瑾有力焉自  
是瑾率淮軍連歲北寇徐宿大爲東南之患及行密卒  
子涓繼立以徐溫子知訓爲行軍副使寵遇頗深後楊  
溥僭號知訓爲樞密使知政事以瑾爲同平章事仍督  
親軍時徐溫父子侍寵專政處瑾不附己貞明四年六  
月出瑾爲淮寧軍節度使知訓設家宴以餞瑾事之逾  
遜翌日詣知訓第謝雷門久之知訓家僮私謂瑾曰政  
事相公此夕在白牡丹妓院侍者無得往瑾謂典謁曰  
吾不奈朝饑且歸旣而知訓聞之愕然日晚當過瑾瑾  
厚備供帳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夏以羅幃護  
之愛妓桃氏有絕色善歌舞及知訓至奉卮酒爲壽初  
以名馬奉知訓喜而言曰相公出鎮與吾暫別離恨可  
知願此盡歡瑾卽延知訓於中堂出桃氏酒旣醉瑾斬



知訓首示其部下因以其衆急趨衙城知訓之黨已闕  
門矣唯瑾得獨入與衙兵戰復踰城而出傷足求馬不  
獲遂自刎暴其屍於市城夏無蠅蛆徐溫令投之于江  
部人竊收葬之溫疾亟夢瑾被髮引滿將射之溫乃爲  
之禮葬立祠以祭之五代史補瑾之奔淮南也時行  
密方圖霸其爲禮待有加于諸將數等瑾感行密見知  
欲立奇功爲報但恨無入陣馬忽忽不樂一日晝寢夢  
老叟眉髮皓然謂瑾曰君長恨無入陣馬今馬生矣及  
廐隸報適退槽馬生一駒見臥未能起瑾驚曰何應之  
速也行往視之見骨月皆非常馬大喜曰事辦矣其後  
破杜洪取鍾傳未嘗不得力焉初瑾之來也徐溫觀其  
英烈深忌之故瑾不敢預政及行密死子溥嗣位溫與  
張鎬爭權襲殺鎬自是事無大小皆決于溫旣而溫復  
爲自安之計乃以子知訓自代然後引兵出居金陵實  
欲控制中外知訓尤恣橫瑾居常嫉之一旦知訓欲得  
瑾所乘馬瑾怒遂擊殺知訓提其首請溥起兵誅溫溥  
素怯懦見之掩面而走瑾曰老婢兒不足爲計亦自殺  
中外大駭且懼溫至遽以瑾屍暴之市中時盛暑肌肉  
累日不壞至青蠅無敢輒泊人有病者或于暴屍處取  
土煎而服之無不愈九國志朱瑾宋州下邑人也雄



武倜儻有吞噬四方之志光啟元年汶陽曹全最遇害  
軍城無帥鄆兵共推瑾兄宣爲畱後瑾之季仲俱爲列  
校明年兗州齊克讓妻女於瑾瑾伏兵假稱聘禮改服  
甲士詐爲舁夫而往親迎夜發卒殺兗州軍校王稠膚  
遂虜克讓詰旦自稱畱後三年夏秦宗權併兵攻夷門  
梁祖幾至不守會宣援至合梁兵大戰城北瑾單騎嘗  
寇馳突往返當者無不拔靡宗權敗走自是瑾與梁軍  
互爲犄角屢破宗權朝廷以功授瑾兗州節度使未幾  
梁祖交惡於瑾遂成仇敵大順二年冬瑾率兵萬人攻  
單父梁祖遣丁會禦之瑾軍大敗於金鄉景福初梁祖  
攻徐州瑾率全軍來援時博擊梁軍殺其將霍存因席  
卷十餘寨乾寧元年梁祖親攻鄆宣瑾合兵迎戰敗之  
于東阿二年春梁祖將朱友恭攻瑾塹其城守之是時  
連歲交兵四郊無耕織宣瑾勢蹙因問遣使乞師太原  
李克用假步騎五千濟河梁人退舍十月梁祖復親攻  
兗州塹圍之瑾單騎求闕梁將無應敵者瑾兄瓊先以  
齊納款於梁梁祖使瓊臨兗州說瑾瑾怒瓊無急難之  
義僞遣使告降梁祖自至延壽門與瑾交說瑾謂梁祖  
曰兗城符印他人莫可付願得兄來付與旣而梁祖遣  
掌謁劉捍與瓊偕至瑾馬立橋上遙謂捍云願兄先來



乃麾將士擒瓊徑入未頃城上大譟擲瓊首於外梁祖  
大悔因班師焉四年正月鄆州先下瑾亦糧盡與晉將  
李承嗣史儼求軍食于野梁將龐從奄至城下瑾將康  
懷貞率瑾子私以充城送欵歸不得入引承嗣諸軍將  
保沂州爲其將尹處賓拒關不納瑾狼狽將奔海上復  
追之瑾乃渡淮歸於行密行密迎之于高郵待以殊禮  
立解所服玉帶爲贈擇甲第遺財帛鉅萬表瑾領武寧  
軍節度淮南行軍副使是冬梁祖遣將龐從大寇清口  
行密親征之令張訓以羸兵前導從意輕吳師貪奕棋  
不顧瑾請假梁人旌旗率騎潛濟突入從中軍營行密  
得引兵急渡爭破諸柵遂擒從斬之乘勝攻淝河軍葛  
從周敗走光化三年春從行密攻彭門移師侵宋梁祖  
屯睢陽以禦瑾會天大雨與瑾交綏而退天復三年授  
瑾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平章事  
天祐十三年淮南小校馬謙李球乘酒脅衆扶胥登樓  
發武庫兵爲亂陳于門橋北外衆屢却會瑾自浙西至  
惟引一騎視其坐起云此不足爲禍因返顧外衆推手  
一呼亂兵皆潰去遂擒謙是冬與行軍副使徐知訓率  
兵攻潁州梁人援至而解渭將開國知訓患瑾位加於  
己請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爲節度使先是瑾因朔望



令女妓通候問於知訓知訓淫縱強欲私之瑾心已不平復有是行會知訓夜張祖筵瑾中宵先起詰旦度知訓酒方困復畱刺以去旣盱知訓果來謝瑾因延入室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之踣於地左右自外突入殺之初瑾先繫二惡馬于廡下及將圖知訓密令釋其羈繼馬果蹄嚙外人莫得聞變因斬首以出知訓從人數百瑾扼臂叱之俱辟易散去復乘知訓馬馳入府中訴於渭云今日爲大王除患渭曰此事吾不敢知因命瑾疾去瑾念以知訓首擊柱詬渭曰懦夫安足與成事攜劍復出望府門已闔因踰垣折足大呼曰吾爲萬人除患今以一身當之耳遂自刎夷其族時年五十二

王師範青州人也其父敬武爲平盧軍牙將唐廣明元年無棣人洪霸郎爲盜齊棣間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率兵擊破之敬武反兵逐師儒自稱畱後都統王鐸承制拜敬武節度使敬武卒師範立師範尙幼其棣



州刺史張蟾叛昭宗以爲師範年少其下不服從乃拜太子少師崔安潛爲平盧節度使師範不受代蟾迎安潛入棣州師範遣其將盧洪攻蟾洪以兵返襲青州師範陽爲好辭遣人迎語洪曰吾幼未能任事賴諸將共持之爾不然聽公所爲也洪以師範無能爲遽還不爲備師範伏兵於道路語其僕劉鄩曰洪來爲我斬之用爾爲牙將明日洪來師範出迎鄩於坐上斬之伏兵發盡殺其餘兵乃急攻棣州破張蟾安潛奔歸于京師昭宗乃拜師範節度使

五代史王師範青州人父敬武初爲平盧牙將唐廣明元年無棣人

洪霸郎合羣盜於齊棣間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討平之及巢賊犯長安諸藩擅易主帥敬武乃逐師儒自爲



留後王鐸承制授以節鉞後以出師勤王功加大尉平  
章事龍紀中敬武卒師範年幼三軍推之爲帥棣州刺  
史張蟾叛干師範不受節度朝廷乃以崔安潛爲平盧  
帥師範拒命張蟾迎安潛至郡同討師範遣將盧宏將  
兵攻蟾宏復叛與蟾通謀僞旋軍將襲青州師範知之  
遣重賂迎宏謂之曰吾以先人之故爲軍府所推年方  
尙幼未能幹事如公以先人之故令不乏祀公之仁也  
如以爲難與成事乞保首領以守先人之墳墓亦唯命  
宏以師範年幼必無能爲不爲之備師範伏兵要路迎  
而享之預謂紀綱劉鄩曰翌日盧宏至爾卽斬之酬爾  
以軍校鄩如言斬宏于坐上及同亂者數人因戒厲士  
衆大行頒賞與之誓約自率之以攻棣州擒張蟾斬之  
安潛遁師範頗好儒學聚書至萬卷爲政有威愛金華  
還長安師範性甚孝友而執法不渝其舅柴某酒醉毆殺美人  
張氏爲其父詣州訴冤師範以舅氏之故不以部民目  
之呼之爲父冀其可厚賂和解勉諭重疊其父確然曰  
骨肉至寃唯在相公裁斷爾曰若必如是卽國法予安  
敢亂之柴竟伏法其母恚之然亦不敢少責至今青州  
猶印賣公判焉又王師範鎮青州以其祖父版籍舊



地凡本縣令新到必備儀注躬往投刺縣令畏懼出迎不許之師範令二三客將挾縣令坐于廳上命執事通曰百姓節度使王某叅拜於庭中而出縣令惶恐步隨至府謝罪加遜而遣之從事多諫其非宜請不行師範曰以某之見則不然將所以荷國恩而敬念先世示子孫不忘于本故爾師範器宇英儁短于寬恕殺戮過差人知其必敗或曰能用禮以正身仗大順而舉事反結仇讐禍不旋踵其故何哉金華子曰昔劉越石非不欲立殊勲于世而十萬之衆曾不假息誠統之非才亦時運不可干也時梁氏方熾謂九鼎在己之掌握天王窮迫痛宰輔誅戮于道路師範適當依附于勤王誠宜鼓扇恩信完結民力寬而有衆才可合順而專任威刑輕視民命以一州之地敵千鼎之壕縱殺戮之梁太祖圍昭之心救崩潰之勢抱薪撲燎其可得乎

宗于鳳翔宦官韓全誨等矯詔召諸鎮兵以擊梁詔至青州師範泣曰諸鎮有兵所以藩扞天子今天子危辱而諸鎮反以兵自衛吾雖力不足當成敗以之乃遣使



乞兵于楊行密是時梁已東下兗鄆師範乃遣劉鄩與其弟師魯分攻兗密諸州遣張居厚以壯士二百爲奧夫伏兵與中西馳梁軍稱師範使者聘梁因欲劫殺太祖居厚至華州東城華州將婁敬思疑其有異剖奧視之見其兵居厚遂擊殺敬思以兵攻西城不克而反劉鄩逐葛從周取兗州而平盧諸軍皆起兵攻梁其後梁太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友寧戰死復遣楊師厚攻之屯于臨朐師範以兵迫之師厚陽爲怯不敢出間遣人陽言曰梁兵少方乞兵于鳳翔今糧且絕當還軍師範以爲然乃遣師魯悉兵攻之師厚拒而不戰



師魯兵却師厚追擊至聖王山師魯大敗遂傳其城而

梁別將劉重霸下其棣州師範乃請降太祖許之師範

素服乘驢詣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客禮久之表師範河

陽節度使

五代史師範雅好儒術少負縱橫之學故安民禁暴各有方畧當時藩翰咸稱之及太祖

平兗鄆遣朱友恭攻之師範乞盟遂與通好天復元年冬李茂貞劫遷車駕幸鳳翔韓全誨矯詔加罪於太祖

令方鎮出師赴難詔至青州師範承詔泣下曰吾輩為天子藩籬君父有難畧無奮力者皆強兵自衛縱賊如

此使上失守宗祧危而不持是誰之過吾今日成敗以之乃發使通楊行密遣將劉鄩襲兗州別將襲齊時太

祖方圍鳳翔師範遣將張居厚部與夫二百言有獻於太祖至華州城東華將婁敬思疑其有異割輿視之乃

兵仗也居厚等因呼殺敬思聚眾攻西城時崔允在華州遣部下閉關距之遂遁去是日劉鄩下兗州河南數

十郡同日發太祖怒遣朱友寧率軍討之既而友寧為青軍所敗臨陣被擒傳首於淮南天復三年七月太祖



復令楊師厚進攻屯于臨朐師厚累敗青軍遂進寨於  
城下師範懼乃令副使李嗣業詣師厚乞降太祖許之  
歲餘遣李振權典青州事因令師範舉家徙汴師範將  
至縞素乘驢請罪於太祖太祖以禮待之尋表爲河陽  
節度使會韓建移鎮青州太祖帳餞於郊師範預焉太  
祖謂建曰公頃在華陰政事之暇省覽經籍此亦士君  
子之大務今之青土政簡務暇可復脩華陰之故事建  
稱謙而已太祖又曰公讀書必精意勿錯用心太祖以  
師範好儒前以青州叛故以此言譏之太祖卽位召爲右金吾衛上將軍

居于洛陽太祖心欲誅之未有以發太祖諸子已封王  
宴於宮中友寧妻泣謂太祖曰陛下化家爲國諸子人  
人皆得封而妾夫獨以戰死奈何讎人猶在朝廷太祖  
奮然戟手曰吾亦幾忘此賊乃遣人就洛陽族滅之使  
者至先掘阬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爲具與諸宗族



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況有罪乎然懼少長失序下愧於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起就戮於院所聞者皆哀憐之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五代史及太祖卽位徵爲金吾上將軍開平初太祖封諸子爲王友寧妻號訴於太祖曰陛下化家爲國人人皆得崇封妾夫早遇艱難粗立勞効不幸師範反逆亡夫橫屍疆場冤仇尙在朝廷受陛下恩澤亡夫何罪太祖妻然泣下曰幾忘此賊卽遣人族師範於洛陽先掘阬於外第側乃告之其弟師誨兄師悅及兒姪二百口咸盡戮焉時使者宣詔訖師範盛啟宴席令昆仲子姪列座謂使者曰死者人所不能免況有罪乎然予懼阬屍於下少長失序恐有愧於先人行酒之次令少長依次於阬所受戮人士痛之後唐同光三年三月詔贈太尉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也爲人驍勇力兼數人少學讀書不成去爲僧以其無賴所往皆不容乃行乞食酸棗市



中市中人皆不與罕之擲器于地裂其衣又去爲盜五代

史李罕之陳州項城人父文世田家罕之拳勇超捷力兼數人少學爲儒不成又落髮爲僧以其無賴所至不容會乞食於酸棗縣自旦至晡無與之者乃擲鉢于地毀棄僧衣亡命爲盜北夢瑱言李罕之河陽人也少爲桑門無賴所至不容會乞食於滑州酸棗縣自旦至晡無與者擲鉢于地毀僧衣投河陽諸葛爽爲罕罕之卽僧號更以爲名素多力或與人相毆毆其左頰右頰血流爽等署爲小校每遣討賊無不擒之蒲絳之北有摩雲山設堡于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時罕之下焉由此號李摩雲累歷郡侯河南尹節將官至侍中於汴州亦荆南是時黃巢起曹濮乃往依之巢北渡江罕成汭之流也

之與其麾下走淮南自歸於高駢駢表光州刺史歲餘秦宗權急攻光州罕之不能守還走項城收其餘衆依諸葛爽于河陽爽以罕之爲懷州刺史巢已敗走爽降



唐僖宗拜爽東南面詔討使以攻宗權爽表罕之副使  
使以兵屯宋州又表河南尹東都畱守秦宗權遣孫儒  
攻河南罕之兵少西走澠池儒燒宮闕剽掠而去罕之  
壁澠池歲餘諸葛爽死其將劉經立爽子仲方仲方年  
少事皆任經經慮罕之兇勇難制以兵攻之罕之返擊  
走經罕之追至鞏縣陳舟于汜水將渡河經遣張言拒  
之河上言反背經與罕之合攻河陽爲經所敗退保懷  
州已而孫儒陷河陽仲方奔于梁梁兵擊走儒罕之襲  
取河陽言取河南皆附于梁

五代史會黃巢起曹濮罕之因合徒作剽漸至魁首

及賊巢渡江罕之因以兵將背賊歸于唐高駢錄其功表爲光州刺史歲餘爲蔡賊秦宗權寇迫不能守乃棄



郡歸頃城收合餘衆依河陽諸葛爽爽署爲懷州刺史  
光啟初僖宗以爽爲東南面招討以擊宗權爽乃表罕  
之爲副令將兵屯宋州蔡寇兇賊日熾兵鋒不敵中和  
四年爽表罕之爲河南尹東都雷守是歲李克用脫上  
源之難歛軍西歸路由洛陽罕之迎謁供帳館待甚優  
因與克用厚相結託時罕之有衆三千以聖善寺爲府  
光啟元年蔡賊秦宗權遣將孫儒來攻罕之對壘數月  
以兵少備竭委城而遁西保于渑池蔡賊據京城月餘  
焚燒宮闕剽剝居民賊既退去鞠爲灰燼寂無難犬之  
音罕之復引其衆築壘于市西明年冬諸葛爽死其將  
劉經推爽子仲方爲帥經懼罕之難制自引兵鎮洛陽  
罕之部曲有李瑋郭瑋者情不相叶欲相圖害罕之怒  
誅瑋軍情由是不睦劉經因其有間掩擊罕之於渑池  
軍亂保乾壕經急攻之爲罕之所敗罕之乘勝追至洛  
陽時經保敬愛寺罕之保苑中飛龍殿罕之激勵其衆  
攻敬愛寺數日因風縱火盡燔之經衆奔竄追斬殆盡  
罕之進逼河陽營於鞏縣陳舟于汜水將渡諸葛仲方  
遣將張言率帥拒于河上時仲方年幼政在劉經諸將  
心多不附張言密與罕之脩好經知其謀言懼引衆渡  
河歸罕之因合其勢攻河陽爲經所敗罕之與言退保



懷州冬蔡將孫儒陷河陽仲方汎輕舟來奔孫儒遂自稱節度使俄而蔡賊爲我軍所敗孫儒棄河陽歸蔡罕之與言收合餘衆求援于太原李克用遣澤州刺史安金俊率騎助之遂收河陽克用表罕之爲節度同平章事又表言爲河罕之與言皆爽叛將事已成乃相與交南尹東都畱守臂爲盟誓同休戚不相忘罕之御衆無法性苛暴頗失士心而言善治軍旅教民播植務爲積聚罕之用兵言嘗供給其乏罕之求取無已言頗苦之不能輸罕之召言軍吏笞責之言益不平罕之悉兵攻晉絳言夜襲河陽罕之奔晉晉表罕之澤州刺史使李存孝以兵三萬助罕之攻言言求救于梁罕之敗于沈河乃歸太原李克用延之帳中罕之畱其子順事晉乃之澤州日以兵



鈔懷孟間啖人爲食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悉攻殺之  
立柵其上時人號曰李摩雲是時晉方徇地山東頗倚  
罕之爲扞敵五代史罕之既與言患難交契刻臂爲盟  
膽決雄猜翻覆而撫民御衆無方畧率多苛暴性復貪  
冒不得士心既得河陽出兵攻晉絳時大亂之後野無  
耕稼罕之部下以俘剽爲資啖人作食絳州刺史王友  
遇以城降罕之乃進攻晉州河中王重盈遣使求援於  
太祖時張言治軍有法善積聚勤於播植軍儲不乏言  
輸粟於罕之以給其軍罕之求索無限言頗苦之力不  
能應罕之則錄河南府吏笞責之東諸侯脩貢行在多  
爲罕之邀畱王重盈苦其侵削密結張言請圖之文德  
元年春會罕之盡出其衆攻平陽言夜出師掩攻河陽  
罕之無備單步僅免舉族爲言所俘罕之奔于太原李  
克用表爲澤州刺史仍領河陽節度使三月克用遣其  
將李存孝率師三萬助之來攻懷孟城中食盡備禦皆  
竭張言遣其罕入質且求救於太祖太祖遣葛從周牛  
存節赴之逆戰於流河店會晉將安休休以一軍奔于



蔡存孝引軍而退罕之保於澤州自是罕之日以兵寇  
鈔懷孟晉絳數百里內郡邑無長吏間里無居民河內  
百姓相結屯寨或出樵汲卽爲俘馘雖奇峯絕磴梯危  
架險亦爲罕之部衆攻取先是蒲絳之間有山曰摩雲  
邑人立柵於上以避寇亂罕之以百餘人攻下之軍中  
因號罕之爲李摩雲自是數州之民屠啖殆盡荆棘蔽  
野烟火斷絕凡十餘年唐大詔令集討李罕之勅朕  
聞君天下者先賞而後罰立教化者貴德而賤刑其或  
道之以爵而不勸是稟匪人之性豈俊不救之  
謀雖軍旅屢興有慙區宇而干戈勿用何去頑嚚邢磁  
洛等州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  
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邢州刺史上柱國隴西郡王  
食邑三千戶李罕之問閭下品竄穴微生憑厲氣以威  
時依兇徒而干紀剽劫郡縣攘害蒸黎水絕安流陸無  
砥道先皇帝捨于斧鑕委以招脩惟聞屠伯之寧有  
俘人之稱而又擅離河內竊據東郊谿壑貪心涸伊瀍  
而不潤烏鳶利嘴啗以成空旋逃原野之誅還聚  
荏蒲之衆時以上京初復羣情未安宥十死之正刑委  
三城之重地仍加相印俾耀兵權冀懷再造之恩永戢  
無厭之暴而乃復招逋逸輒畱貢輸始則結王友遇而



寇攘終則投李克用而侵軼且山北以邢洺爲要害爾則引戎馬以屠攻洛京以懷孟爲咽喉爾則肆爪牙而搏噬謂其當路終可欺天不知祖宗垂休祐予續繼中外陳懇成我蕩平專攻之令纔行同德之捷已獻度其鼎釜無一安存降以絲綸用彰攻伐其李罕之在身官爵並宜削奪注毀委招討使宰臣張潞駱全雍悉加存恤嗚呼禍福無門唯人自召爾爲將相而不能全身爾授旌旗而翻行起亂罪在無府朕安敢私凡百同盟共懲始禍布告中外咸使聞之

李茂貞等犯京師克用以兵至渭北僖

宗以克用爲邠州四面行營都統表罕之爲副破王行瑜加檢校太尉食邑千戶罕之自以功多於晉私謂蓋寓曰自吾脫身河陽賴晉容我未能有以報之今行老矣無能爲也若吾王見憐與一小鎮使休兵養疾而後歸老幸也寓爲言之克用克用不對佗日諸鎮擇守將



未嘗及罕之罕之心益怏怏寓告克用懼罕之有佗心  
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然鷹鳥之性飽則颺矣光  
化元年潞州薛志勤卒罕之遽入潞州使人啟晉王曰  
志勤且死新帥未至所以然者備佗盜耳克用大怒遣  
李嗣昭攻之罕之執晉守將馬漑伊鐔等遣子頎送于  
梁以乞兵梁太祖遣丁會守潞州以罕之爲河陽節度  
使行至懷州以疾卒年五十八

五代史乾寧二年李克用出師以拒邠鳳營于

渭北天子以克用爲邠州行營四面都統克用乃表罕之爲副及誅王行瑜罕之以功授檢校太尉食邑千戶  
爲潞州刺史克用王行瑜罕之以功多私謂晉將蓋寓曰余自河  
陽失守來依巨廩歲月滋久功効未施比年以來倦於  
師旅所謂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望吾王仁愍太傅哀憐



與一小鎮休兵養疾一二年間卽歸老菟裘幸也寓爲  
言之克用不對每藩鎮缺帥議所不及罕之私心鬱鬱  
蓋寓懼其佗圖亟爲諭之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  
吾有罕之亦如董卓之有呂布雄則雄矣鷹鳥之性飽  
則戾去實懼覆毒余也光化元年十二月晉之潞師薛  
志勤卒罕之乘其喪自澤州率衆徑入潞州自稱留後  
以狀聞於克用曰聞志勤之喪新帥未至慮爲佗盜所  
窺不俟命已屯于潞矣克用怒遣將李嗣昭討之罕之  
執其守將馬旼伊鐸何萬友沁州刺史傅瑤等遣其子  
顯拘送于太祖以末援焉會罕之暴病不能視事明年  
六月病篤太祖令丁會代之移罕之爲河陽節度使行  
至懷州卒于傳舍時年五十八其子顯以舟載柩歸葬  
河陰縣開平二年

春詔贈中書令

罕之初背梁而歸晉晉王以罕之守

澤州罕之畱子頎與莊宗遊甚狎後罕之背晉以歸梁  
晉王怒欲殺頎莊宗與之駿馬使奔于梁梁太祖得頎  
父子大喜使與友倫將兵以衛昭宗故頎當太祖時嘗



掌禁兵末帝誅友珪頎與其謀拜右羽林統軍澶州刺

史事唐厯衛衍二州刺史累遷右領軍衛上將軍天福

中卒年七十贈太師五代史李頎陳州項人也即河陽

書有傳唐光啟中罕之與河南張全義為仇交相攻擊

罕之兵敗北投太原武皇以澤州處之罕之將赴任畱

頎為質焉時莊宗未弱冠因與頎遊處甚相昵狎光啟

初罕之自澤州襲據潞州送欵於梁武皇以頎父叛將

殺之莊宗密與駿騎使逃出境頎遂奔河南梁祖以其

父子歸已委遇甚厚天福中梁祖自鳳翔送唐昭宗歸

長安畱軍萬人命姪友倫與頎總之以宿衛為名及梁

祖逼禪累掌禁兵倚為肘腋庶人友珪立授頎檢校尚

書右僕射右羽林統軍梁末帝之誅友珪頎預其謀等

厯隨州刺史復為右羽林統軍同光初莊宗人汴召頎

見之莊宗忻然授衛州刺史加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明

宗朝授衍州刺史長興中檢校太傅右神武統軍高祖

即位之二年加特進檢校太尉右領軍衛上將軍三年

進封開國伯五年遷左領軍衛上將軍尋以病卒年七



十制贈太師順性溫雅不暴虐凡刺郡統衆頗有畏愛及卒人甚惜之子彥弼在太原日因順走歸梁朝武皇怒下蠶室加熏腐之刑後籍於內侍省卒焉

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爲軍卒以勇力選爲隊將唐廣明中潞州節度使高潚攻諸葛爽于河陽遣方立將兵出天井關爲先鋒潚爲其將劉廣所逐廣爲亂軍所殺方立聞亂引兵自天井入據潞州唐因以爲昭義軍節度使五代史孟方立中和二年爲澤州天井關戍將時黃巢犯關輔州郡易帥有同博奕先是沈詢高提相繼爲昭義節度怠於軍政及有歸秦劉廣之亂方立見潞帥交代之際乘其無備率戍兵徑入潞州自稱畱後以邢爲府以審誨知潞州通鑑考異實錄澤潞牙將劉廣據潞州叛天井關戍將孟方立帥戍卒攻廣殺之自稱畱後仍移軍額於邢州初高潚援京師廣帥師至陽平謀爲亂不行還據潞州自稱畱後用法嚴



酈三軍畏之方立乘虛襲殺焉又曰貶昭義節度使高  
海爲端州刺史中和三年實錄又曰初孟方立殺高海  
自立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曰中和二年爲澤州天井  
關戍將云云新紀八月昭義軍節度使高海及黃巢戰  
於石橋敗績牙將成麟殺海入于潞州九月己巳昭義  
軍戍將孟方立殺成麟自稱留後方立傳惟以成麟爲  
成鄰餘如新紀按乾符二年實錄十月昭義軍亂逐節  
度使高湜貶湜象州司戶柳玭傳云貶高湜急于軍政致  
一月詔魏博韓簡云劉廣逐帥擅權云云是廣逐湜擅  
據潞州也薛史孟方立傳亦云沈詢高湜急于軍政致  
有歸秦劉廣之亂是廣亂在前也舊紀九月高海牙將  
劉廣擅還潞州是月海天井關戍將孟方立攻廣殺之  
自稱留後貶潞端州刺史此蓋舊紀誤實錄因之薛史  
方立傳曰見潞帥交代之際帥兵入潞州不言何帥交  
代若不逐帥何能據州事無所因殊爲疎畧舊紀恐是  
誤以高湜事爲高海事實錄此云殺廣明年又云殺海  
自相違新紀傳皆云成麟殺海方立斬昭義所節制澤  
成麟月日事實頗詳必有所出皆從之

潞邢沼磁五州而治潞州方立以謂潞州山川高險而



人俗勁悍自劉稹以來常逐其帥且已邢人也因徙其

軍于邢州

北夢瑣言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以勇力隸於本軍為裨將廣明中潞

帥高潁攻諸葛爽於河陽方立出天井關為前鋒時潁為大將劉廣所逐廣忌方立畱戍於關後廣為潞人所殺三軍乃以方立為帥因有首邱之思遂移軍於邢州用法平正人皆附之始拜墳墓於鄉里詣縣令理所陳桑梓之敬有識者賞焉而潞人怨方立之徙也因以潞

潞二州歸于晉晉遣將李克脩為澤潞節度使

通鑑考異實錄

克用表李克脩為節度使於是分昭義軍五州為二鎮薛居正五代史孟方立傳曰潞人陰乞師於武皇中和三年十月武皇遣李克脩將兵赴之方立拒戰大敗之由是連收澤潞二郡乃以克脩為節度使按薛史張全義傳諸葛爽表全義為澤州刺史爽卒李罕之據澤州蓋克脩止得潞州澤為河陽所取也方立以

邢洛磁三州自為昭義軍晉數遣李存孝等出兵以窺



山東三州之人俘掠殆盡赤地數千里無復耕桑者累

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于梁梁方東事兗鄆不能救

也文德元年方立乞兵于王鎔以攻晉

通鑑考異太祖紀年錄邢人出

戰又敗之孟方立求救於鎮州王鎔出兵三萬赴援我軍乃退

鎔許之方立乃遣其將

奚忠信攻晉遼州而鎔以佗故不能出兵兵旣失約忠

信大敗而晉兵乘勝攻之方立將石元佐者善兵而多

智方立嘗信用之忠信之敗也元佐爲晉將安金俊所

得金俊厚遇之問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

城堅若攻之必不得志宜急攻其磁州方立來救可以

敗也金俊以爲然軍于滏水之西方立果帥兵來救爲



金俊所敗馳入邢州閉壁不復出外無救兵城中食且盡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皆不應方立知不可乃歸飲酖而卒

通鑑考異實錄克用以弟克脩守潞遣澤州刺史安金俊討方立方立因結諸鎮救援其將奚忠信攻遼州克用復遣李罕之等急攻方立將馬

并師圍磁州方立與奚忠信帥兵大戰軍敗陷磁州而方立單騎還邢州忠信死焉方立愧之乃自圖死三軍立其弟遙求援汴州朱全忠遣王虔裕赴之鎮州王鎔遣克用書而退唐年補錄方立有謀將石元佐爲金俊所獲金俊問之元佐請攻磁州破奚忠信金俊乃殺之方立與忠信引兵入磁金俊與之戰大敗忠信死方立單騎入邢州愧見父老遂自裁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

六月李存孝下沼磁兩郡方立遣馬泚袁奉韜盡率其衆逆戰于琉璃陂存孝擊之盡殪生獲馬泚奉韜初方立性苛急恩不逮下攻圍累旬夜自巡城慰諭守陴者皆偃方立知其不可乃飲酖而卒其從弟沼州刺史還素得士心衆乃推爲畱後求援于汴時梁祖方攻時溥



援兵不出按李罕之攻下磁州進攻洺州乃擒馬溉實錄云溉為罕之謀取磁州蓋誤以石元佐為溉也又奚忠信去年已為李克脩所擒乃云與方立率兵大戰亦誤也舊紀六月邢洺節度使孟方立卒三軍推其弟洺州刺史遷為留後李克用出軍攻之新紀六月李克用寇邢州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卒其弟遷自稱留後按唐年補錄載王鎔奏得邢洺大將等狀以孟方立奄辭昭代三軍百姓同以親弟攝洺州刺史遷權知兵馬留後事及新紀實錄薛史方立傳皆云立其弟遷唯太祖紀年錄及薛史武皇紀云立其姪遷恐誤今從諸書

軍中以其弟洺州刺史遷為留後求救于梁梁太祖遣王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遷執虔裕降晉晉徙遷族

于太原以為汾州刺史後以為澤潞節度使

通鑑考異實錄中和

四年五月以義成行軍司馬鄭昌圖為中書舍人三月邢州軍亂殺其帥成麟以中書舍人鄭昌圖權為昭義留後按成麟前以為孟方立所殺況不在邢州邢州乃方立所治也又於時潞州已為李克修所據昌圖安得



更往彼爲齒後又其年五月以右僕射王徽同平章事  
充昭義軍節度使徽上表懇述非便乃復以本官充大  
明宮副守舊王徽傳初潞州軍亂殺成麟以兵部侍郎  
鄭昌圖權知昭義軍事時孟方立割據山東二州別爲  
一鎮上黨支郡惟澤州耳而軍中之人多附方立昌圖  
不能制宰相奏請以重臣鎮之乃授徽檢校尚書左僕  
射同平章事澤潞邢洛磁觀察等使時鑾輅未還關東  
聚盜而河東李克用與孟方立爭澤潞以朝廷兵力必  
不能加上表訴之曰鄭昌圖主畱累月將結深根孟方  
立專據三州轉成積釁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其內則  
邢將益疑禍方熾于旣焚計奈何于已失須觀勝負乃  
決安危伏乞聖慈博求廷議擇其可付理在從長天子  
乃以昌圖鎮之以徽爲諸道租庸供軍等使新孟方立  
傳曰方立攻成麟斬之擅裂邢洛磁爲鎮治邢爲府號  
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勗知兵馬畱後時王鐸領  
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知邢州事方立  
不受囚全勗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  
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畱事欲遂爲帥僖宗自用舊相王  
徽領節度使時天子在西河關中雲擾方立擅地而李  
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



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爲刺史乃徙治龍岡會克  
 用爲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  
 克用殺殷銳遂并潞州表克修爲雷後按王鐸以三年  
 正月罷都統則昌圖知昭義雷後必在二年也昌圖在  
 潞不三月引去今徽以潞讓昌圖則徽除昭義必不在  
 四年五月實錄年月皆誤也方立若以自稱昭義雷後  
 遷軍額於邢州則不止割據三州若欲別爲一鎮則應  
 別立軍名必不與潞州並稱昭義若但以潞爲支郡當  
 自除刺史不以書與王鐸更求儒臣就使求之鐸亦當  
 以昌圖爲潞州刺史不云知昭義軍事又不得以潞州  
 爲支郡也蓋方立既殺成麟以邢州鄉里欲徙鎮之故  
 身往邢州而潞人不從故請全最爲雷後方立以衆情  
 未洽未敢自立故囚全最外示恭順託以中人不可爲  
 帥而請于王鐸乞除儒臣其意以儒臣易制欲外奉爲  
 帥而自專軍府之政漸謀代之也旣而昌圖至潞欲行  
 帥職而山東三州已爲方立所制不受帥命獨澤州在  
 南尚可號令耳故王徽表云昌圖主雷累月已結深根  
 言在澤潞已久人心稍附已所不如也又云方立專據  
 三州轉成積廢謂昌圖欲行帥權而方立不率將職互  
 相窺覷故積廢也又云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其內則



刑將益疑謂今邢潞已成曩隙已至彼欲加惠于邢則  
路人怨其寵賊加惠于潞則邢將疑其圖已也又云須  
觀勝負乃決安危謂昌圖能勝方立則昭義軍乃安也  
昌圖在潞終不自安故以軍府授方立而去方立然後  
自稱畱後徙軍額於邢州以潞爲支郡表殷銳爲刺史  
故新傳徙治龍岡在殷銳爲刺史下此其證也于是潞  
人怨而召沙陀當徽除節制之時克用猶未敢爭澤潞  
也吳全勗疑是方立初入潞府時監軍故王鐸使知畱  
後方立既囚之疑其遂斥去祁審誨恐是鄭昌圖時監  
軍太祖紀年錄云方立虜審誨自稱畱後薛居正五代  
史方立傳云方立以邢爲府以審誨知潞州事互說不  
同且既虜審誨必不以知潞州方立表殷銳爲刺史而  
審誨猶依舊必是後來監軍方立以其未嘗異已故不  
疑之若嘗被囚虜必不復畱此之不實昭然可知疑唐  
末昭義數逐帥劉廣成麟作亂被殺人皆知之記事者  
不詳考正或以先者爲後後者爲先差互不同故諸書  
多抵牾不合耳又薛史安崇阮傳云安文伯初爲潞州  
牙門將先啟中軍校劉廣逐節度使高潯據其城僖宗  
詔文佑平之既殺劉廣召赴行在授邛州刺史其後孟  
方立據邢洛攻上黨朝廷以文佑本潞人也授昭義節



度使令討方立自蜀至澤州與方立戰敗歿于陣按諸書皆無文祐為節度使事況光啟中澤潞已為李克修所據文祐來當與克修戰不得與方立戰也其事恐虛今不取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琛攻晉出天井關遷開門降為梁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還過潞以遷歸于梁梁太祖惡遷反覆殺之

王珂河中也其仲父重榮以河中兵破黃巢有大功

于唐拜河中節度使

北夢瑣言河中節度王重榮始為牙將黃巢犯闕元戎李都奉偽畏

重榮黨附者多因薦為副使一日忽謂都曰凡人受恩只可私報不可以公徇今公助賊陷一邦於國不忠而

又日加箕歛衆口紛然倏忽變生何以過也遽命斬其偽使都無以對因以軍印授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

廷又以前京兆尹竇滂開路至河中代都為帥重榮迎之滂前為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墮疊及至翌日

集軍校于庭謂曰天子命重臣作鎮將遏賊衝安可輕議斥逐令北門出乎且為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等可



言之滿不知軍校皆重策之親黨也衆皆不對重策乃  
自屏肅佩劍厯階而上謂滿曰爲惡者非我而誰召滿  
之僕吏控馬及階請依李都前例速去之滿不敢仰視  
乃躍馬復由北門而出重策破黃巢有功正授節制封  
郡王與田令孜結怨他日爲部將重榮無子以其兄重  
常行儒殺之時號鐵條以其剛也重榮無子以其兄重  
簡子珂爲後重榮卒弟重盈立司空表聖文集太尉瑯琊王公河中生祠碑臣  
伏念天人之慶靜則統和於天化動則保定於中興莫  
不肇擁元符已濟昭登之德旁徵幽契亦申叶佐之能  
內佐彌綸外宣風績克延休命共贊昌期雖復地輔登  
星星樞誕聖八極柱斷鼇之表百靈趨駕象之塵信謂  
元方猶勤父至若錫戈祚土賜履專征止圖九合之威  
亦賴五臣之佐況頃者運屬履危時當戡難寓縣尚搖  
於決北蜚蚊方駭於沸騰欲拯橫流是資傑出漢廷劍  
履名臣之禮秩皆優烟閣丹青上將之風稜如在我國  
家之御厯也厚恢周德寬殷人蕩千古而獨駕雄圖  
奄八荒而同開壽域庀材構厦常扶不拔之基曷俗傾  
風盡仰昇平之化皇帝明融睿作剛體乾行深研不測  
之機廣被無私之照常經多難時亦罷征掃氛沙於靈



旗碎餅疊於天府文思綿俗廓貞觀之英圖神武定基  
符開元之大略克諧注意本在知臣叶風力以神謨賀  
昆彭而騁績克綏中外保奉宗祧大順二年三月日首  
議陟明累宣恩詔以命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加檢校太  
傅兼中書令河汾蕃寶閣資祥代濟賢豪業傳詩禮  
自標奇瑋難藏豹蔚之資本侯遭逢果振螭蟠之舉式  
膺妙簡允著宏規不有褒崇孰明獎勵且自古英達致  
用風範相殊政則以理爲先化則以人爲本雖或議參  
草昧名列循良集東觀之羣儒皆令贊象推南山之汗  
簡盡使書勲尚有間然孰當全美道之必合聖亦罕言  
大易所謂窮神不行而速哲人所以垂訓不令而從蓋  
率以身先用如響應公幼推至性動必有方色養不違  
友于兼備在閨庭而推謹處鄉里而無尤衛公靖幼實  
師儒寧妨勇烈英公勸貴能事長果保忠良是乃化已  
行於人子也且移孝資忠自家移國信風行而草偃若  
傳命於置郵故亂離以前委寄卽重效彰理劇誠著攘  
夷課實最於西河榮遂臨於分陝車未及境寇已陷城  
僵仆如邱垤埃翳日公乃倡大順振義聲招輯逋逃撫  
循瘡痍誅榛蕪梗漸開樂郊撲魅驅狸潛消沴氣檄馳  
東夏旅振西師四海搖心盡攝鯨吞之勢重關失險獨



當逐突之衝壯我金湯部其牙角實挫滔天之暴莽徒  
捍境之勤大寇旣逃鄰封共慶遽求罷任本切歸寧堅  
避成功益彰傑操是乃化已行於人臣也且恤刑育物  
往哲至論於兵法之中亦叶道家之理雖戰同九地或  
於危地爭先術用八門乃以生門爲上勿輕士卒方率  
衆心盛衰之由寬猛可驗雄名震敵忌唯在於殺降隆  
德傳家慶本延於慎獄公明爲照意在勝殘深防巧詆  
之文每用惟疑之典或有狂妄自掛網羅罪皆止於一  
身恩必加於百口神明洞感福祐宜鍾是乃化已行於  
宰治也夫約己裕人招懷必信推誠體順嫌聲自消公  
實寬宏且無猜沮每示坦夷之道不行譏佞之言延納  
羈孤優容僚吏位雖益重謙則惟光泛愛皆周非賢不  
見賓筵備禮耆英盡綴於詞林將畧求材劍戟自森於  
武庫況當衝要時犒師徒使車旁午於軍中將迎益至  
羽戟交馳于境上談笑忘疲志切匡扶義唯尊戴每承  
詔命若覲天顏亦常因拜飛章大集戎旅誓堅金石同  
報寵光保九重高枕之無憂絕五夜甘泉之有警內則  
頒宣朝旨外則鎮撫人心竟用綏和到今繫賴是乃化  
已行於藩閭也且將圖豐逸必正本源侈與驕期莫能  
勝弊俗惟德固乃可移風苟曰聚人必先濟物公幼負



四方之志家無一擲之資意氣所傾英豪共感今則欲  
均公用不樹私恩動有常規賞無濫費上勤時貢下瞻  
軍需月未及於授衣士已欣於挾纊農商競勸役不奪  
時關市薄征滯貨利物每推於近濫惠豈計於傷廉靡  
尚虛名多仍舊制雖風亭月觀不增遊玩之華而城雉  
軍營足壯藩方之氣均能勸勇儉足養廉誠滿持全居  
豐處約是乃化已行於閭里也率是五耆施於一方薰  
爲和氣累致嘉祥故得疵癘不生豐登相繼自竄渡河  
之獸如驅避境之蝗禮讓俱興人無恥格征徭漸省俗  
賴惟康貨殖殷阜井閭填咽街無促步巷有安歌壯千  
乘之威稜冠三河之富盛關防旦啟雖侯鳴雞徒侶宵  
行罕聞吠犬此蓋國存小察唯總大綱用宏寬簡之規  
克贊雍熙之運景福元年正月日上自將佐下逮緇黃  
五郡聯屬四封耆艾共欣宏庇請建生祠牢讓累陳至  
誠難沮五月日都押衙錄事參軍又讓軍使特進思猷  
請奏別立碑紀上亦俯從人願有命徵臣伏以祀典闕  
文朝恩特允雖或徵於近史亦宜本於衆情丞相仁傑  
之撫疲羸僕射元振之安夷夏皆畱盛蹟孰繼美談豈  
不若峻峙在前人皆仰望洪流非遠日可窺臨所以別  
創祠堂嚴陳象設者蓋皆蒙美利並荷豐功願伸報德



之誠別置標度之所且公岳衡右族著藉本州顯沂水  
之華宗煥晉陽之貴胄盤聯日下暉映關東前脩則家  
牒流芳後嗣則卿材森列公先君勲華早振政績頻彰  
已結知於鄉閭仍種恩於部伍永言積慶實異他門况  
元昆頃鎮河潼遠推表則仲弟鎮臨此地惠愛斯人季  
弟植性謙冲宣勞宿衛次子今陝州相國能傳善教大  
濟仁聲長子雍故莅平陽季子瑤今爲慈牧並遵誥誠  
皆稟廉明諸子等庭列鐘彛笥傳組綬靡忘承家之訓  
方滋視履之祥而公又領蒲之初也深自竄伏過於推  
奉越人燠穴蓋虐用賢晉國乞盟始聞定難旣抗言而  
誓衆方攬涕而登車里巷相懽風雲動色宸衷夙注寵  
詔遽臨致闔境之永治固本朝之是衛况家豐光烈治  
陟殊尤流寓安得不歸士庶安得不感且自漢儀重整  
周室甫寧三畿則橫被隩區九鼎則深盤王氣山河日  
壯日月猶新心膺連營蓄雷霆於碧落股肱重鎮寄柱  
石於東門允副分憂台膺異渥宜其恢宏陳宇瞻奉威  
容上顯聖慈下諧人欲極當時之盛美標曠古之殊榮  
美矣哉臣跡本寓居心非昧利久懷贊激竊聽謳謠奉  
眷獎於絲綸素慙鴻筆圖嘉庸於簡冊先琢貞珉方備  
編脩敢辭紀述銘曰貞符奉我誕命惟唐跨躐三古牢



寵萬方雲蒸日煦賁輦琛航基仁德厚祚德遇昌數有此移時嬰否隔海嶽搖蕩人祇憤激軒俟垂衣舜勤舞戚皆安寵利誰恤社稷殷憂將變興運有開涵濡動植揮斥雲雷地岌重正天旋更恢疇庸乃眷共致康哉寶鼎傳銘雄圖作固儀刑九牧光昭百度威濟家聲功宰國步蒲人熙熙是禱是祠孰歌且舞童頂麗眉何以祝之祝公之福險夷不逾保此寵祿何以祝之祝公之壽左山右河惟公克守何以祝之祝公燕喜公樂之人如酒斯旨何以祝之祝公之安公安可久附衆惟寬公之報國人亦報公提嬰撫稚必敬必忠人之報公神亦報之拂災禦暴不流不移通衢共仰堂構之崇巍冠傑表煦物溫容蔚然喜氣靡若和風樹之可愛蒲之是賴帝慈允屬天鑒不昧條

重盈卒軍中乃以珂重榮子立之

重盈子陝州節度使珙

五代史珙少有俊氣才兼文武性甚驕虐屬世多故遂代伯父

重霸爲陝州節度使爲政苛暴且多猜忌殘忍好殺不以生命爲意內至妻孥宗屬外則賓幕將吏一言不合則五毒將施鞭笞剗斫無日無之奢縱聚斂民不堪命由是左右惕懼憂在不測唐光化二年夏六月爲部將



李璿所殺璿自稱畱後因絳州刺史瑤與珂爭立琪瑤  
是陝州不復爲王氏所有以書與梁太祖言珂故王氏蒼頭小字忠兒不應得立  
珂亦求援于晉晉人言之朝昭宗以晉故許之而琪瑤  
亦西結王行瑜韓建李茂貞爲援行瑜等交章論列昭  
宗報以重榮與晉於唐嘗有大功業許之不可易行瑜  
等怒以兵犯京師殺宰相李磎等而去琪瑤連兵攻珂  
河中珂求援于晉晉兵西討三鎮行下絳州斬瑤而過  
至于渭北擊破行瑜昭宗卒以珂爲河中節度使晉以  
女妻之遣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琪陝州  
五代史王珂河中人祖縱鹽州刺史父重榮河東節度使破黃巢有大功封瑯琊郡王  
珂本重榮兄重簡之子出繼重榮唐僖宗光啟三年重



榮爲部將常行儒所害推重榮弟重盈爲蒲帥以珂爲  
行軍司馬及重盈卒軍府推珂爲畱後時重盈子琪爲  
陝州節度使瑤爲絳州刺史由是爭爲蒲帥瑤琪連上  
章論列又與太祖書云珂非吾兄弟蓋余家之蒼頭也  
小字忠兒安得繼嗣珂亦上章云父有興復之功又  
遣使求救於太原李克用爲保薦於朝昭宗可之旣而  
琪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爲援三鎮互相表薦昭宗  
詔諭之曰吾以太原與重榮有再造之功已俞其奏矣  
乾寧二年五月三鎮率兵入觀賊害時政請以河中授  
琪瑤又連兵以攻河中克用聞之出師以討三鎮瑤琪  
兵退晉師拔絳州擒瑤斬之及克用駐軍于渭北昭宗  
以珂爲河中節度使正授旄鉞克用因以女妻珂珂至  
太原謝婚成禮克用命李嗣琪爲人慘刻北夢瑣言唐  
昭將兵助珂攻琪於陝州焉琪爲人慘刻王祝給事名  
家子以剛鯁自任仍以所尙垂訓子孫嫌人柔弱又素  
有物力殖利極豐黃寇前當典常州京國亂離盤旋江  
湖甚有時望急詔徵回歸裝極厚水陸分載行至甘棠  
王琪帥于是邦不式王命兇暴衆聞以夕拜將來必居  
廊廟延奉勤至夕拜鄙其武人殊不降接琪乃於內廳  
盛張宴席備列珍翫簾下妓樂齊列其內子亦映簾共



琪立乃敘容向夕拜曰某雖武夫叨忝旄鉞今日多幸  
獲遇軒蓋經過不棄末宗願居子姪之列卽榮幸也夕  
拜不允堅抗再三琪勃然作色曰給事王程有限不敢  
淹畱俄而罷宴處分兩轄速請王給事離館暗授意旨  
並令害之一家上下悉投黃河獲其囊三四百籠以舟  
行設溺聞奏朝廷多故舍而不問夕拜有一子此際行  
至襄州無故投井而卒雖陝帥狂暴亦未喻天意也葆  
光子曰剛有立事時有用舍以柔濟剛不爽權變當衰  
亂之世須適時之宜王公儻受其致敬庸何傷哉但卻  
其略卽善也履尾滅族悲夫夢溪筆談王琪據陝州  
集天下良工畫壽聖寺壁爲一時妙絕畫工凡十八人  
皆殺之同爲一坎瘞於寺西廂使天下不復有此筆其  
不道如此至今尚有十堵餘其間西廂迎佛舍利東院  
佛母壁最奇妙神彩皆欲飛動又有鬼母瘦佛二壁差  
次其餘亦嘗斬人擲其首於前言笑自若其下苦之偏  
不甚過人

將李璠因琪戰敗殺琪自稱畱後是時梁已下鎮定將  
移兵西而昭宗爲劉季述所廢京師大亂崔允陰召梁



以兵西梁太祖以珂在河中懼爲患乃顧張存敬侯言  
以一大繩與之曰爲我持此縛珂來存敬等兵出含山  
破晉絳二州遣何緡以兵守之絕晉援存敬圍河中珂  
告急于晉晉以緡故不得前珂乃遣其妻以書告晉王  
曰賊勢如此朝夕乞食于梁矣大人何忍而不救邪晉  
王報之曰梁兵爲阻衆寡不敵救之則并晉俱亾不若  
與王郎自歸朝廷珂乃爲書與李茂貞曰天子初返正  
詔藩鎮無相侵以安王室今諸公棄約以見攻其勢不  
止於敝邑若敝邑朝亾則西北諸鎮非諸君所能守也  
願與華州出兵潼關以爲應茂貞不報珂計窮乃治舟



于河將歸于京師珂夜登城諭守陴者皆不應牙將劉  
訓夜入珂寢白事珂叱之曰兵欲反邪訓解衣自索而  
入曰公苟懷疑請先斷臂珂曰事急矣計安出乎訓曰  
公若攜家夜濟人必爭舟一夫鴟張大事卽去不若遲  
明以情諭軍中願從者猶得其半不然且爲歎狀以緩  
梁兵徐圖向背珂以爲然梁太祖自同州降唐卽依重  
榮以母王氏故事重榮爲舅珂乃登城呼存敬曰吾於  
梁王有家世之舊兵當退舍俟梁王來吾將聽命存敬  
乃退舍使人馳詣太祖于洛陽太祖至河中先之城東  
哭于重榮之墓而後入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太祖



謂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郎君若以亾國之禮見

太師其謂我何珂迎于路太祖握手嘘唏乃徙珂于汴

太祖以珂晉壻也疑其貳已使珂西入覲行至華州使

人殺之傳舍

五代史光化末太祖謂張存敬曰珂恃太

原之勢侮慢隣封爾爲我持一繩以縛之

天復元年春存敬兵下晉絳令何綱守晉州以扼太原

援師二月大軍逼河中珂妻書告太原曰敵勢攻逼朝

夕爲俘囚乞食於大梁矣大人安忍不救克用曰前途

既阻衆寡不敵救則與爾兩亾可與王郎歸朝廷珂復

求援於李茂貞茂貞不荅珂勢窮蹙卽登城謂存敬曰

吾與汴王有家世事分公宜退舍俟汴王至吾自聽命

存敬卽日退舍三月太祖自洛陽至先哭於重榮之墓

滿人聞之感悅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曰太師阿舅

之恩何時可忘郎君若以亾國之禮相見黃泉其謂我

何及珂出迎於路握手嘘唏聯轡而入乃以居敬守河

中舉家徙於汴後入瓚重盈之諸子也梁太祖已執珂

觀被殺於華州傳舍



自領河中節度使以瓚爲吏瓚事梁爲諸衛大將軍泰  
寧鎮國軍節度使末帝時爲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瓚  
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是時晉已城德勝瓚自黎陽渡河  
攻澶州不克退屯楊村扼河上流與晉人相持經年大  
小百餘戰瓚卒無功末帝遣戴思遠代瓚復爲開封尹  
莊宗自鄆入京師末帝聞唐兵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  
爲自持國寶指其宮室謂瓚曰使吾能保有此者繫卿  
之畫如何耳唐兵已過宛胸瓚驅率市人登城拒守唐  
兵過封邱門瓚開門迎降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  
朕與卿家世婚姻然人臣各爲其主耳復何罪邪因以



爲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使已而故梁臣趙巖張漢傑等相次誅死瓚以憂卒贈太子太師五代史王瓚故河中節度使重盈之諸子也天復初梁祖旣平河中追念王氏舊恩辟瓚爲賓佐梁祖卽位歷諸衛大將軍充華兩鎮節度使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瓚統軍駐於河上時李存審築壘於德勝渡秋八月瓚率汴軍五萬自黎陽渡河將掩擊魏州明宗出師拒之瓚至頓邱而旋於楊村夾河築壘架浮航自滑饋運相繼瓚嚴於軍法令行禁止然機畧應變則非所長十一月瓚率其衆觀兵於戚城明宗以前鋒擊之獲其將李立十二月選騎報汴之饋糧千計沿河而下可掩而取之莊宗遣徒兵五千設伏以待之使騎軍循河南岸西上浮獲饋役數千瓚結陣河曲以待王師旣而兵合一戰敗之瓚衆走保南城瓚以小舟北渡僅免是日獲馬千餘匹俘斬萬級王師乘勝徇地曹濮梁王以瓚失律令戴思遠代還及王師襲汴時瓚爲開封府尹梁主開王師將至自登建國門樓日夜垂泣時持國寶謂瓚曰吾終保有此者繫卿耳令瓚閱市人散徒登城爲備洎明宗至封邱門瓚開門迎降翌日莊



宗御元德殿璣與百官待罪及進幣馬詔釋之仍令收  
梁主屍備檣橫權厝於佛寺漆首函送於郊社居數日  
段疑上疏奏梁朝掌事權者趙巖等並助成虐政結怨  
於人聖政惟新宜誅首惡以謝天下於是張漢傑張漢  
融張漢倫張希逸趙穀朱珪等並族誅家財籍沒璣聞  
諸族當法憂悸失次每出則與妻子訣別郭崇緝遣人  
慰譬之詔授宣武軍節度副使知府檢校太傅如故璣  
心憂疑成疾十二月卒贈太子太師璣雖爲治嚴肅而  
慘酷有家世風自厯守藩鎮頗能除盜而明不能照下  
及尹政京邑委政於愛壻牙將辛廷尉曲法納賄因緣  
爲奸初汴人駐軍於河上軍計不足璣請率汴之富戶  
出助軍錢賦取不均人靡控訴至有雉經者又有富室  
致賂幸而免率者及明宗卽位素知廷尉之奸乃勒歸  
田里然璣能優禮搢紳抑挫豪猾故當時士流皆稱仰  
焉

趙犖其先青州人也世爲陳州牙將犖幼與羣兒戲道  
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



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壯善用弓劍爲人

勇果重氣義刺史聞其材召置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

軍都虞候

五代史趙犇其先天水人代爲忠武牙將曾祖賓祖英奇父叔文皆厯故職犇幼有奇智

韶龢之時與隣里小兒戲於道左恒分布行列爲部伍戰陣之狀自爲董帥指顧有節如夙習焉羣兒皆稟而

從之無敢亂其行者其父目而異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必大吾門矣及赴鄉校誦讀之性出於同輩弱冠有壯

節好功名妙於弓劍氣義王仙芝寇河南陷汝州將犯勇果郡守聞之擢爲牙校

東都犇引兵擊敗之仙芝乃南去已而黃巢起所在州

縣往往陷賊陳州豪傑數百人相與詣忠武軍求得犇

爲刺史以自保忠武軍表犇陳州刺史已而巢陷長安

犇語將吏曰以吾計巢若不爲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



衆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爲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珣爲將巢敗果東走先遣孟楷據項城昶擊破之執楷以歸巢從後至聞楷被執大怒旣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其衆圍雙置舂磨寨糜人之肉以爲食陳人大恐雙語其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巢柵城北三里爲八僊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餉欲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陳州舊有弓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皆不識其器珣創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



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百日。犇食將盡，乃乞兵于梁。梁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陳，擊敗巢將黃鄴于西華。西華有積粟，巢恃以爲餉。及鄴敗，巢乃解圍去。梁太祖入陳州，犇兄弟迎謁，馬首甚恭。然犇陰識太祖必成大事，乃降心屈迹，爲自託之計。以梁援已恩爲太祖立生祠，朝夕拜謁。以其子巖尙太祖女，是謂長樂公主。黃巢已去，秦宗權復亂淮西，陷旁二十餘州。而陳去蔡最近，犇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敗死。唐昭宗卽以陳州爲忠武軍，拜犇節度使。犇已病，乃以位與其弟昶。後數月卒。

五代史唐會昌中，壺關作亂，隨父北征，守天井關，未幾從王師征蠻，陝月。



方克惟忠武將士轉戰溪洞之間斬獲甚衆本道錄其  
勲陟爲馬步都虞候乾符中王僊芝起於曹濮大縱其  
徒侵掠汝鄭犇乃率步騎數千襲之賊黨南奔及黃巢  
陷長安天子幸蜀中原無主人心騷動於是陳州數百  
人相率告許州連帥願得犇知軍州事其帥卽以狀聞  
於是天子下詔以犇守陳州刺史旣視事乃謂將吏曰  
賊巢之虐徧於四方苟不爲長安市人所誅則必驅殘  
黨以東下況與忠武人爲仇讐凌我土疆勢必然也乃  
遣增垣墉濬溝洫實倉廩積薪芻凡四門之外兩舍之  
內民有資糧者悉令輓入郡中繕甲兵利劍補弓弩矢  
石無不畢備又招召勳勇置之麾下以仲弟昶爲防遏  
都指揮使以季弟珣爲親從都知兵馬使長子釐次子  
霖皆分領銳兵黃巢在長安果爲王師四面扼束食盡  
人飢謀東奔之計先遣驍將孟楷擁徒萬人直入項縣  
犇引兵擊之賊衆大潰斬獲畧盡生擒孟楷中和三年  
朝廷聞其功就加檢校兵部尚書俄轉右僕射不數月  
加司空進潁川縣伯巢黨知孟楷爲陳所擒大驚憤乃  
悉衆東來先據穀水後與蔡州秦宗權合勢以攻宛邱  
陳人懼焉犇恐衆心搖離乃於衆中揚言曰忠武素稱  
義勇惟陽亦爲勁兵是宜戮力同心捍禦羣寇建功立



節去危就安諸君宜圖之況吾家食陳祿已久矣今賊衆圍逼衆寡不均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又何懼也且死於爲國不猶愈於生而爲賊之伍耶汝但觀吾之破賊敢有異議者斬之由是衆心靡不踴躍無何開門與賊接戰皆捷賊衆益怒巢於郡北三四里起八仙營如宮闕之狀又脩百司廨署儲蓄山峙蔡人濟以甲冑軍無所闕焉凡圍陳三百日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然人心益固肇因合問道奉羽書乞師於太祖太祖素多犖之勇果乃許之四年四月太祖引大軍與諸軍會於陳之西北陳人望旗鼓出軍縱火急攻巢寨賊衆大潰重圍遂解獻捷於行在五年八月除犖爲蔡州節度使於時巢黨雖敗宗權益熾六七年間屠膾中原陷二十餘郡唯陳去蔡百餘里兵少力微日與爭鋒終不能屈文德元年蔡州平朝廷議勲以犖檢校司徒充泰寧軍節度使又改授浙西節度使不離宛邱兼領二鎮龍紀元年三月又以平巢蔡功就加平章事充忠武軍節度使仍以陳州爲理所由是中原塵靜唐帝復歸長安陳許流亡之民襁負歸業犖設法招撫人皆感之犖兄弟三人時稱雍睦一日念仲弟昶同心王事共立軍功乃下令盡以軍州事付於昶遂上表乞骸後數月寢疾卒於



陳州官舍年六十六葬於昶乘大寇新滅乃休兵課農  
苑邱縣之先域累贈太尉昶死邱縣之先域累贈太尉  
事梁尤謹梁兵攻戰四方昶饋輓供億未嘗少懈昶卒  
五代史昶字大東準仲弟也弱冠習兵機沈默大度神  
形灑落臨事有通變之才及兄準為陳州刺史以昶為  
防禦都指揮使未幾集將孟楷擁眾萬餘據項城縣昶  
與兄準領兵擊破之擒楷以歸不數月巢黨悉眾攻陳  
以報孟楷之役又蔡寇合從囚醜百萬棲於陳郊陳人  
大恐一夕昶因巡警假寐於闔閭恍忽間如有陰助昶  
異而待之遲明開門決戰人心兵勢勇不可遏若有陰  
兵前導是日擒賊將數人斬首千餘級羣凶氣沮其後  
連日交戰無不應機俘斬未嘗小舛以至重圍數月士  
心如一及賊敗圍解朝廷紀勲昶一門之中疊加爵秩  
當時方鎮之內言忠勇者言守禦者言功勲者言政事  
者皆以準昶為首焉及準遙領秦寧軍節度以昶為本  
州刺史檢校右僕射俄而準有疾遂以軍州盡付於昶  
詔授兵馬雷後旋遷忠武軍節度使亦以陳州為理所  
時宗權未滅中原方受其毒陳蔡封疆相接昶每選精  
銳深入蔡境蔡賊雖眾終不能抗以至宗權敗焉朝廷



賞勸加檢校司徒昶以大寇削平之後益畱心於政事  
勸課農桑大布恩惠景福元年秋陳許將吏耆老錄其  
功詣闕以聞天子嘉之命文臣撰德政碑植於通衢以  
旌其功俄加同平章事昶自圉解之後恒曰梁王之恩  
不敢忘也是後太祖每有征伐昶訓練兵甲饋輓供億  
無有不至乾寧二年寢疾薨於鎮年五十三追贈太尉  
珣代立珣頗知書乃求鄧艾故迹決翟王陂溉民田兄  
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大賴之梁太祖已降韓建取同  
華徙珣爲同州畱後入唐爲右金吾衛上將軍歲餘以  
疾免官歸陳卒于家陳人爲之罷市五代史珣字有節  
犖季弟也幼而剛  
殺器宇深沉既冠好書籍及壯工騎射尤精三畧及犖  
爲陳州刺史以珣爲親從都知兵馬使時巢黨東出商  
鄧與蔡賊會衆至百餘萬犖長壕五百道攻陳陳人大  
懼珣爲二兄堅心誓衆激勵將校約以死節珣以祖先  
松楸去郭數里慮爲羣盜穿發乃夜縱心膂之士遷柩  
入城府庫舊有巨弩數百枝機牙皆缺工人咸謂不可



用珣卽創意制度自調弦管置之雉堞間矢激五百餘步凡中人馬皆洞達胸膈羣賊畏之不敢逼近自仲秋至於首夏軍食將竭士雖不飽而堅拒之志不移會太祖率大軍解其圍珣兄弟泣感謝其後朝廷議功加檢校右僕射遙領處州刺史犇薨珣知忠武軍節度使珣遷爲行軍司馬檢校司空昶薨珣知忠武軍節度使公幹之才播於遠邇至於符籍虛實財穀耗登備闕其根本民之利病無不洞知庶事簡廉公私俱濟太祖深加慰焉尋加特進檢校司徒充忠武軍節度使陳州土壤卑疎每歲壁壘推圯工役不暇珣遂營度力用俾以甃周砌四墉自是無霖潦之虞光化二年加檢校太保平章事明年檢校侍中進封天水郡公珣博通前古以陳州本伏羲所都南頓乃光武舊地遂稽考古制崇飾廟貌爲四民祈福之所又詢鄧艾故址決翟王河以溉稻梁大實倉廩民獲其利珣兄弟節制陳許繼擁旌鉞共二十餘年陳人愛戴風化大行天復元年冬韓建爲忠武軍節度使乃徵珣知同州匡國軍節度畱後時太祖統軍岐下珣輸輓調發旁午道途餒而昭宗還長安詔徵入覲錫迎鑾功臣之號珣因堅辭藩鎮遂加檢校太傅右金吾衛上將軍及扈從東遷歲餘以痼疾免官



遂歸淮陽未幾薨於私第年五十五詔贈侍中陳人爲之罷市子穀仕至左驍衛大將軍宣徽北院使唐莊宗入汴與從兄巖皆族誅準次子巖梁末帝時爲戶部尙書租庸使

與張漢傑漢倫等居中用事梁自太祖以暴虐殺戮爲事而末帝爲人特和柔恭謹然性庸愚以漢傑婦家而巖壻也故親信之梁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獨不悟以至於亾初友珪弑太祖自立以末帝爲東都畱守巖如東都末帝與之飲酒從容以誠款告之巖爲末帝謀遣人召楊師厚兵起事巖還西都卒與袁象先以禁兵誅友珪取傳國寶以授末帝末帝立巖自以有功於梁又尙公主聞唐駙馬杜棕位至將相自奉甚豐耻其不



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裒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

半入其私巖一飲食必費萬錢

宣和畫譜梁駙馬都尉趙鼎本名霖後改今名

喜丹青尤工人物格韻超絕非尋常畫工所及有漢書西域傳彈基診脉等圖傳於世故時魏州

牙兵驕數爲亂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楊師厚逐羅氏

據魏州復置牙兵二千人末帝患之師厚死巖與租庸

判官邵贊議曰魏爲唐患百有餘年自先帝時嘗切齒

紹威以其前恭而後倨今先帝新棄天下歸厚復爲陛

下憂所以然者以魏地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時制

之寧知後人不爲師厚邪不若分相魏爲兩鎮則無北

顧之憂矣末帝以爲然乃分相瀘衛爲昭德軍牙兵亂



以魏博降晉梁由是盡失河北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澶魏之間兵數敗巖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卽位猶未郊天議者以爲朝廷無異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敬翔以爲不可曰今府庫虛竭箕斂供軍若行郊禋則必賞賚是取虛名而受實弊也末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楊劉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濮矣京師大風拔木末帝大懼從官相顧而泣末帝乃還東都遂不果郊鎮州張文禮殺王鎔使人告梁曰臣已北召契丹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則晉



兵億矣敬翔以爲然巖與漢傑皆以爲不可乃止其後  
黜王彥章用段凝皆巖力也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  
不知所爲登建國樓以問羣臣羣臣或曰晉以孤軍遠  
來勢難持久雖使入汴不能守也宜幸洛陽保險以召  
天下兵徐圖之勝負未可知也末帝猶豫巖曰勢已如  
此一下此樓何人可保末帝卒死於樓上當巖用事時  
許州溫韜尤曲事巖巖因顧其左右曰吾常待韜厚今  
以急投之必不幸吾爲利乃走投韜韜斬其首以獻莊  
宗已滅梁巖素所善段凝奏請誅巖家屬乃族滅之五代

史筆雖盡忠唐室保全陳州然默識太祖雄傑每降心託跡爲子孫之計故因解圍之後以愛子結親又請爲



太祖立生祠於陳州朝夕拜謁數年之間悉力委輸所徵調無不率先故能保其功名長子麓位至列卿次子霖改名巖尚太祖女長樂公主開平初授行尉卿駙馬都尉二年九月權知洺州軍州事俄轉天威軍使十二年授右羽林統軍改右衛上將軍充大內皇牆使三年七月出爲宿州團練使旋移州刺史其後累歷近職連典禁軍預誅庶人友珪有功末帝卽位用爲租庸使守戶部尚書巖以勲戚自負貨賂公行天下之賄半入其門又以身尚公主聞唐朝駙馬都尉杜棕位極將相以服御飲饌自奉務極華侈巖耻其不及由是豐共飲膳嘉羞法饌動費萬錢僦斂網商其徒如市權勢熏灼人皆阿附及唐莊宗滅梁室巖踰垣而逸素與徐州溫韜相善巖往依之旣至韜斬巖首送京師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爲至論也夫爲善而受福焉得禍爲惡而受禍焉得



福惟君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爲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肇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肇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也唐末山南盜孫喜以衆千人襲均州刺史呂燹燹不能禦行襲爲州校乃陰選勇士伏江南獨乘小舟逆喜告曰州人聞公至皆欲歸矣然知公兵多民懼虜掠恐其驚擾請畱兵江北獨與腹心數人從行願爲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立定喜以爲然



乃畱其兵江北獨與行襲渡江軍吏前謁行襲擊喜仆地斬之伏兵發盡殺從行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

山南節度使劉巨容表行襲均州刺史

五代史馮行襲字正臣武當人

也歷職為本郡都校中和中僖宗在蜀有賊首孫喜者聚徒數千人欲入武當刺史呂璠惶駭無策畧行襲伏勇士於江南乘小舟逆喜謂喜曰郡人得良牧衆心歸矣但緣兵多民懼擄掠若駐軍江北領肘腋以赴之使某前導以慰安士民可立定也喜然之既渡江軍吏迎謁伏甲奮起行襲擊喜仆地仗劍斬之其黨盡殪賊衆在江北者悉奔潰山南節度使劉巨容以功上言尋授均州刺史是時僖宗在蜀諸鎮

貢獻行在者皆道山南盜賊多據州西長山以邀刼之

行襲盡破諸賊洋州葛佐辟行襲行軍司馬使以兵鎮

谷口通秦蜀道行襲由此知名

五代史州西有長山當襄漢蜀路羣賊屯據以



邀劫貢奉行襲又被之洋州節度使葛佐奏辟爲李茂  
行軍司馬請將兵鎮谷口通秦蜀道由是益知名李茂  
貞兼領山南遣子繼臻守金州行襲逐之遂據金州昭  
宗乃以金州爲戎昭軍拜行襲節度使五代史李茂貞遣養子繼臻竊  
據金州行襲攻下之因授金州防禦使時興元楊守亮  
將襲京師道出金商行襲逆擊大破之詔升金州爲節  
鎮以戎昭軍爲額卽以行襲爲節度使文苑英華授  
金州刺史馮行襲檢校太子少保仍封長樂縣開國子  
加食邑制勅漢制郡國有政者皆不易其居就增其秩  
欲使人安於教化且激勵精本自凋刈皆成富庶具官  
馮行襲始用忠謀勇力披立功每推求敵之心必能  
禁暴爲武思齊良將閭合善經而負山面江金石名部  
燎于兵火毒我編氓爾則保之如家視之如子盡寬井  
賦恐奪農時耕無惰夫廩有豐食地產述脩職之貢市  
租給備患之師相里所而同欲乃遷興役徒而施勞何  
怨炳然之績觀而可論保民旣重於三公開國仍昭於  
五等如能知勸當更陟明可依前件又馮行襲昭信軍  
節度使制門下分節制之任所以嚴我翰垣膺廉問之



權所以宣吾風化矧夫界連梁楚襟束咸秦據廣漢之上游振終南之巖險昔爲禦侮之地用因神州爰升連帥之雄以疇不績言從人欲乃降朝恩昭信軍防禦使特進檢校太子太保使持節金州諸軍事守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長樂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馮行襲決雲利及逐日奇蹤禍衡重一鶚之名關羽蓋萬人之敵御衆布投醪之德禮賢懷吐飯之恭知畧出羣忠果成性造次不違于尊獎周旋備覩於公勤自委以頒條命之剖竹莅事繼懸魚之美臨人宣建隼之威疲菑旣成其息肩豪右屢聞於破膽獻奉無闕賦租罔憊況頃者荆襄路途兵戈驟起而能遽開間道俾達上京盡通江嶺之貢輸來助朝廷之經費尋彰績効合有甄酬而一境緇黃數邑耆艾咸陳章疏請降節旄膺吾入保之榮茂彼登壇之寵往服休命無忘敬恭可某官主者施昭宗在岐梁太祖引兵而西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郗文晏等二十餘人召兵江淮以拒太祖行襲已附梁乃盡殺文晏等太祖攻趙匡凝于襄陽行襲遣子勗以舟



兵會均房以功遷匡國軍節度使行襲爲人嚴酷少恩而所至輒天幸境旦有蝗則飛鳥食之歲凶田中鹵穀自生唐衰知梁必興尤盡心傾附事梁官至司空封長樂郡王卒贈太傅諡曰忠敬五代史及太祖義旗西征行襲遣副使魯崇矩稟受制令會唐昭宗幸鳳翔太祖帥師奉迎久之未出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鄒文晏等二十餘人分命矯詔欲徵江淮兵屯於金州以脅太祖之軍行襲定策盡殺之收其詔勅送於太祖天祐元年兼領洋州節度使太祖之伐刑襄行襲令其子勗以舟師會于均房預收復功遷匡國軍節度使到任誅大吏張澄暴其罪州人莫不揣懾在許三年上供外別進助軍羨糧二十萬石及太祖郊裡行襲請入覲貢獻巨萬恩禮殊厚尋詔翰林學士杜曉撰德政碑以賜之累官至兼中書令冊拜司空開平中卒輟朝一日贈太傅諡曰忠敬行襲性嚴烈爲政深刻然所至有天幸境內嘗大蝗尋有羣鳥啄食不爲民害民或艱食必有糴穀出於隴畝雖威福在已而恆竭



力以奉於王室故能保其功名行襲魁岸雄壯面有青  
誌當時目爲馮青面長子昂歷蘄沁二州刺史次子德  
晏仕至金吾將軍五代會要梁開平二年五月封許  
州節度使馮行襲爲長樂郡王又忠敬贈太傅馮行  
諡襲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三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三十一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爲梁騎兵伍長梁兵擊黃巢陳許間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使將後院馬軍從攻徐兖表宿州刺史使攻襄陽戰數敗降爲陽翟鎮遏使久之遷曹州刺史

五代史氏叔琮尉氏人也唐中和末應募爲騎軍初隸于龐師古爲伍長叔琮壯勇沈毅膽力過人太祖討巢蔡於陳許間叔琮奮擊首出諸校太祖壯之自行伍間擢爲後院馬軍都將時東伐徐鄆多厯年所叔琮身當矢石奮不顧命觀者許焉累遷爲指揮使尋奏授宿州刺史檢校右僕射太祖



伐襄陽叔琮失利降爲陽翟鎮遏使尋又捍禦晉軍於洹水有功遷曹州刺史

太祖下河中取

晉絳晉王遣使致書太祖求成太祖以晉書詞嫚乃遣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叔琮自太行入取澤潞出石會營于洞渦久之糧盡乃旋表晉州刺史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爲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爲有伏兵乃退屯于蒲縣太祖遣友寧兵萬人會叔琮禦晉友寧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聞救至必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太祖大喜曰破太原非氏老不可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



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懼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爲  
殿而還至石會畱數騎以大將旗幟立于高岡晉兵疑  
其有伏乃不敢追久之徙保大軍節度使五代史天復元年春領大  
軍攻拔澤潞叔琮遂引兵北掠太原師還除晉州節度  
使明年太祖屯軍于岐下晉軍潛襲絳州前軍不利晉  
軍恃勝攻臨汾叔琮嚴設備禦乃于軍中選壯士二人  
深目虬鬚貌如沙陀者令就襄陵縣牧馬於道間蕃寇  
見之不疑二人因雜其行間俄而伺隙各擒一人而來  
晉軍大驚且疑有伏兵遂退據蒲縣時太祖遣朱友寧  
將兵數萬赴應悉委叔琮節制既至諸將皆欲休軍叔  
琮曰若然則賊必遁矣遁則何功焉因夜出潛師截其  
歸路遇晉軍逆騎數百盡殺之遂攻其壘拔之斬獲萬  
餘眾奪馬三百匹太祖聞之喜謂左右曰殺蕃賊破大  
原非氏老不可叔琮乃長驅收汾州與晉人轉戰直抵  
并壘軍迴以其功奏加檢校司空自後累年晉軍不敢  
侵軼叔琮養士愛民甚有能政天復三年爲昭宗遷洛  
鄜州畱後尋眞領保大軍節度使檢校司徒



拜右龍武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弑昭宗已而

殺之

五代史及昭宗東遷微爲右龍虎統軍以衛洛陽天祐元年八月與朱友恭同受太祖密旨弑昭宗

于大內既而責以軍政不理貶白州司戶尋賜自盡叔琮將死呼曰賣我性命欲塞天下之謗其如神理何乾

化二年詔許歸葬

李彥威壽州人也少事梁太祖爲人穎悟善揣人意太

祖憐之養以爲子冒姓朱氏名友恭

五代史朱友恭壽春人本姓李名彥

威州角事太祖性穎利善體太祖意太祖歷汝穎二州

刺史

五代史時初建左長劍都以友恭董之從太祖四征稍立軍功累遷諸軍都指揮使檢校左僕射乾

寧中授汝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光化初淮夷侵郢渚武昌帥杜洪來乞師太祖遣友恭將兵萬餘濟江應援引

兵至龍沙九江而還軍聲大振時淮寇據黃州友恭攻陷其壁獲賊將瞿章俘斬萬計途經安陸因襲殺刺史



武瑜盡收其衆以功爲潁州刺史加檢校司徒天復中爲武寧軍畱後昭宗遷洛拜右龍

武統軍初劉季述廢昭宗立皇太子裕爲天子昭宗反正以爲太子年幼爲賊所立赦之復其始封爲德王昭宗自岐還太祖見裕睂目疎秀惡之謂宰相崔允曰德王嘗爲季述所立安得猶在乎公白天子殺之允奏之昭宗不許佗日以問太祖太祖曰臣安敢及之允欲賣臣爾昭宗遷洛謂蔣元暉曰德王朕愛子也全忠何爲欲殺之因泣下齧指流血元暉具以白太祖太祖益惡之

北夢瑣言輝王嗣位社宴德王裕以下諸王子孫并密爲全忠所害德王帝之兄曾冊皇太子劉季述廢昭宗冊爲皇帝季述等伏誅令歸少陽院全忠以德王睂目疎秀春秋漸盛全忠惡之請崔允密啟云太子曾



竊竇位大義滅親昭宗不納一口駕幸福先寺謂樞密使蔣元暉曰德王吾之愛子何故頻令吾廢之又欲殺之言訖淚下因嚙其中指血流全忠聞之宴罷盡殺之

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于東都爲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爲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王建亦傳檄天下舉兵誅梁太祖大懼恐昭宗奔佗鎮以兵七萬如河中陰遣敬翔至洛告彥威與氏叔琮等使行弑逆八月壬辰彥威叔琮以龍武兵宿禁中夜二鼓以兵百人叩宮門奏事夫人裴正一開門問曰奏事安得以兵入龍武牙官吏太殺之趨椒蘭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劒逐之昭宗單衣旋柱而走太劒及之昭宗崩訃至河中太祖陽



爲驚駭投地號哭罵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於後世  
耶太祖至洛流彥威叔琮嶺南使張廷範殺之彥威臨  
刑大呼曰賣我以滅口其如神理何顧廷範曰勉之公  
行自及遂見殺已而還其姓名五代史天祐初昭宗東  
遷洛邑徵拜左龍虎統  
軍以衛宮闕尋與氏叔琮同受太祖密旨弑昭宗於洛  
陽宮既太祖自河中至責以慢于軍政貶崖州司戶仍  
復其本姓名與氏叔琮同日賜死莊宗時得唐故內人景姪言當彥威  
等弑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同爲一阬瘞  
于龍興寺北請合爲一冢而改葬之詔以故濮王爲首  
葬以一品禮云五代會要後唐同光四年正月內人郡  
主景姪奏唐昭宗諸王及皇子弟宗屬  
千餘人當朱梁弑逆之時同時遇害爲三阬瘞于內西  
古龍興寺北請合爲一冢改葬敕宜令太常禮院以故



濮王一人爲首一品禮葬  
仍委河南府監護其事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唐潞州節度使振爲唐金吾將

軍拜台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梁以策干

太祖太祖畱之

五代史李振字興緒唐潞州節度使抱真之曾孫也祖父皆至郡守振仕唐自

金吾將軍改台州刺史會盜據浙東不克之任因西歸過汴以策畧干太祖太祖奇之辟爲從事太祖

兼領鄆州表振節度副使振奏事長安舍梁邸宦官劉

季述謀廢昭宗遣其姪希正因梁邸吏程巖見振曰今

主上嚴急誅殺不辜中尉懼及禍將行廢立請與諸邸

吏協力以定中外如何振駭然曰百歲奴事三歲主而

敢爾邪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爲



此不祥也

五代史纂誤今按李振乃全忠逆黨全忠之時有鴟梟之名蓋其好亂樂禍之心著于世久矣方幸

王室之災變得以逞其凶志安有如是之言哉今傳中所載決非振之辭也何哉蓋季述被誅之後全忠方封梁王當其議廢立之際安得先有梁王之稱耶斯言誣妄質此可以具見此蓋振在梁貴顯之日史官畏其權勢及凶險之素爲撰此言欲文掩其惡以佞之而歐陽公亦從而誤

振還季述卒與嚴等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上

皇立皇太子裕爲天子是時太祖用兵在邢洛間季述詐爲太上皇誥告太祖太祖猶豫未知所爲振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爲霸者資也今閹宦作亂天子危辱此正仗義立功之時太祖大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詣京師見崔允謀出昭宗昭宗返正太祖大喜執振手曰



卿謀得之矣

五代史太祖兼領鄆州署天平軍節度使副使湖南馬殷爲朗州雷滿所逼振奉命

馳往和解殷滿皆稟命光啟三年十一月太祖遣振入奏於長安舍於州邸邸吏程巖白振曰劉中尉命其姪希貞來計大事欲上謁願許之旣至巖乃先啟曰主上嚴急內官憂恐左中尉欲行廢黜之事巖等協力以定中外敢以事告振顧希貞曰百歲奴事三歲主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非敢聞也况梁王以百萬之師匡輔天子禮樂尊戴猶恐不及幸熟計之希貞大沮而去及振復命劉季述等果作亂程巖率諸道邸吏牽帝下殿以立幼主奉昭宗爲太上皇振至陝陝已賀矣護軍韓懿範言其事振曰懿皇初昇遐韓中尉殺長立幼以利其權遂亂天下今將軍復欲爾耶懿範文約孫也由是不敢言振東歸太祖方在邢洛遽還于汴大計未決季述遣養子希度以唐之社稷欲輸于太祖又遣供奉官李奉本副介支彥勳詐賣上皇誥諭至皆季述黨也太祖未及迎命振又言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資霸者之事也今閹豎幽辱天子不能討無以令諸侯時監軍使劉重楚季述兄也舊相張浚寓于河南緱氏亦來謂太祖曰同中官則事易濟且得所欲唯振堅執不改獨曰行



正道則大勳可立太師英悟忽厲色曰張公勸我同敕使欲傾附自求宰相耶乃定策縈僞使李奉本支彥勳與希度等即日請振將命于京師與宰相謀返正未幾劉季述伏誅昭宗復帝位太祖聞之喜召振執其手謂之曰卿所謀是吾本志穹王師範以青州降梁遣振往蒼其知之矣自是益重之王師範疑懼不知所爲振曰獨不聞漢張繡乎繡代師範師範疑懼不知所爲振曰獨不聞漢張繡乎繡與曹公爲敵然不歸袁紹而歸曹公者知其志大不以私讐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以故怨害忠臣乎師範洗然自釋乃西歸梁五代史天祐二年春正月太祖召振謂曰王師範來降易歲尚處故藩今將奏請徙授方面其爲我驅騎以茲意達之振至青州師範即日出公府以節度觀察二印及文簿管鑰授于振師範雖已受代而疑撓特甚屢揮泣求貸其族振因以切理諭之曰公不念張繡事耶漢末繡屢與曹公立敵豈德之耶及袁紹遣使招繡賈詡曰袁家父子自不相容何能主天下英士曹公挾天子令



諸侯其志大不以私讐爲意不宜疑之今梁王亦豈以私怨害忠賢耶師範洒然大悟翌日以其族遷太祖乃表振爲青州雷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後未幾徵還

視之若無人有所小怒必加譴謫故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振爲鴟梟太祖之弑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宗崩太祖問振所以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晉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恭等而殺之振嘗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爲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太祖卽位累遷戶部尙書



友珪時以振代敬翔為宗政院使

五代史唐自昭宗遷都之後王室微弱朝

廷班行備員而已振皆頤指氣使旁若無人朋附者非次獎升私惡者沈棄振每自汴入洛朝中必有貶竄故

唐朝人士目為鳴臬天祐中唐宰相柳璨希太祖旨謂殺大臣裴樞陸扈等七人於滑州白馬驛時振自以咸

通乾符中嘗應進士舉累上不第尤憤憤乃謂太祖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於黃河永為濁流太祖笑而從之

泊太祖受禪自宣義軍節度副使檢校司徒授殿中監累遷戶部尚書庶人友珪篡位代敬翔為宗政院使

莊宗滅梁入汴振謁見郭崇韜崇韜曰人言李振一代

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爾已而伏誅

五代史末帝即位趙張二族用事遂

為所間謀猷猷替多不見從振每稱疾避事龍德未開居私第將替矣晉主入汴振謁見首罪郭崇韜指振謂

人曰人言李振乃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耳會段凝等疏梁氏權要之臣振與敬翔等同日族誅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為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



簿書唐司空裴璩判度支辟爲出使巡官都統王鐸鎮滑州奏迪汴宋鄆等州供軍院使鐸爲租庸使辟租庸招納使梁太祖鎮宣武辟節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畱迪以調兵賦太祖乃勝院門以兵事自處而以貨財獄訟一切任迪太祖西攻岐王師範謀襲汴遣健卒苗公立持書至汴陰訶虛實迪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乃屏人密詰之具得其事迪不服啟遣朱友寧以兵巡兗鄆以故師範雖竊發而事卒不成太祖自岐還將吏皆賜迎鑾叶贊功臣將吏人見太祖目迪曰叶贊之功惟裴公有之佗人不足當也迪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



卽位召拜右僕射居一歲告老以司空致仕卒于家

韋震字東卿

冊府元龜梁韋震本名肇唐末充宣武軍節度副使乾寧二年七月昭宗狩于石門

震奉表由虢畧間道奔達于行在雍州萬年人也初名

帝大悅賜名震太祖特爲製字

肇爲人彊敏有口辯事梁太祖爲都統判官申叢執秦

宗權欲送于太祖又復自獻于京師又欲挾宗權奪其  
兵太祖遣震入蔡州視之叢遣騎兵三百迎震欲殺之  
震以計得免還白太祖曰叢不足慮爲其謀者牙將裴  
涉妄庸人也叢後果爲郭璠所殺璠以宗權歸于太祖  
太祖欲大其事請獻俘于唐唐以時溥破黃巢獻馘而  
已宗權不足俘左拾遺徐彥樞亦疏請所在斬決太祖



遣震奏事京師往復論列卒俘宗權太祖德之表爲節  
度副使昭宗幸石門太祖遣震由虢略間道奉表行在  
昭宗賜其名震太祖已破兗鄆遂攻吳大敗於清口太  
祖懼諸鎮乘間圖已乃諷杜洪鍾傳王師範錢鏐等薦  
已爲元帥且求兼領鄆州昭宗初不許震強辯敢大言  
語數不遜昭宗卒許梁以鄆州太祖遂兼四鎮表震鄆  
州畱後昭宗遷洛震入爲河南尹六軍諸衛副使以病  
瘖守太子太保致仕太祖受禪改太子太傅末帝卽位  
加太師卒

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汴州富人



李讓闢得之養以爲子梁太祖鎮宣武以李讓爲養子  
循乃冒姓朱氏稍長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乳母有  
愛之者養循爲子乳母之夫姓趙循又冒姓爲趙氏名  
殷衡昭宗東遷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悉以梁人代  
之以王殷爲宣徽使循爲副使循與蔣元暉張廷範等  
共與弑昭宗之謀其後循與元暉有隙哀帝卽位將有  
事于南郊循因與王殷讒于太祖曰元暉私侍何太后  
與廷範等奉天子郊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是時梁兵  
攻壽春大敗而歸哀帝遣裴迪勞軍太祖見迪怒甚迪  
還哀帝不敢郊封太祖魏王備九錫太祖拒而不受元



暉與宰相柳璨相次馳至梁自解璨曰自古王者之興  
必有封國而唐所以不卽遜位者當先建國備九錫然  
後禪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子可乎璨懼馳去太  
祖遣循與王殷弒何皇后因殺璨及元暉廷範等以循  
爲樞密副使唐亡事梁爲汝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租  
庸使始改姓孔名循冊府元龜孔循初仕梁以太祖乳  
媪爲義母媪夫趙氏循冒其姓名  
殷衡同光初歸姓孔名循莊宗時權知汴州明宗自魏兵反而南莊  
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于北門迎莊宗于西  
門供帳牲餼其禮如一而戒其人曰先至者入之明宗  
先至遂納之明宗卽位以爲樞密使明宗幸汴州循畱



守東都民有犯麴者循族殺其家明宗知其寃因詔天下除麴禁許民得造麴循爲人柔佞而險猾安重誨尤親信之凡循所言無不聽用明宗嘗欲以皇子娶重誨女重誨以問循循曰公爲機密之臣不宜與皇子婚重誨信之乃止而循陰使人白明宗求以女妻皇子明宗卽以宋王從厚娶循女重誨始惡其爲人出循爲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橫海卒于鎮年四十八贈太尉

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材畧黃巢陷長安惟最率其鄉里子弟得義兵千人南攻巢于咸陽興平州將壯其所爲益以州兵二千與破賊功拜右金吾衛



大將軍朱玫亂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最率兵擊賊累遷  
鄜州節度使畱京師宿衛鄜州將吏詣闕請惟最之鎮  
京師民數萬與神策軍復遮畱不得行改荆南節度使  
在京制置分判神策軍號扈駕都是時京師數亂民皆  
賴以爲保德昭以父任爲神策軍指揮使五代史孫德昭鹽州五原縣人世爲州校父惟最有功於唐朝遙領荆南節度分判右神策軍事德昭藉父蔭累職爲右神策軍都指揮使  
光化三年劉季述廢昭宗幽之東宮宰相崔允謀返

正陰使人求義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與孫承誨董從  
實應允允裂衣襟爲書以盟天復元年正月朔未旦季  
述將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其輿斬之承誨等分索餘



黨皆盡昭宗聞外誼譁大恐德昭馳至扣門曰季述誅  
矣皇帝當返正何皇后呼曰汝可進逆首德昭擲其首  
入已而承誨等悉取餘黨首以獻昭宗信之德昭破鎖  
出昭宗御丹鳳樓返正以功拜靜海軍節度使賜姓李  
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與承誨等皆拜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圖形凌煙閣俱畱京師號三使相思寵無  
比五代史光化元年唐昭宗爲閹宦所廢矯立德王時  
中外以權在禁閹莫能致討近藩朋附章表繼有至  
者丞相崔允外與太祖申結輔佐之好內遣心腹密購  
忠義有以事諭德昭者德昭感慨乃與本軍孫承誨董  
從實三人奮發應命誓圖返正崔又割衣手筆以通其  
志天復元年正月一日未旦逆監左軍容劉季述早入  
德昭伏甲要路以俟追其前驅邀而斬之孫承誨等分  
捕右軍容王仲先黨伍唐昭宗方幽辱東內聞外喧太



恐德昭馳至扣問曰逆賊劉季述伏誅矣請上皇開鑰  
復皇帝位皇后何氏呼曰汝可進逆人首門乃可開俄  
而承誨從實俱以馘獻昭宗悲而嘉之于是丞相崔允  
奉迎御丹鳳樓率百辟待罪泣且奏曰臣居大位不能  
討姦賴東平王全忠首奮忠貞誅殺邸吏遂致德昭等  
擒戮妖逆再清禁闈即日議功以德昭爲檢校太保靜  
海軍節度使承誨邕州節度使從實容州節度使并同  
平章事錫姓李賜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圖形凌煙閣  
俱畱京師錫資宴賞之厚恩寵權倖之勢近代罕比  
唐大詔令集改元天復赦文門下三階彗李潛移宸極  
之尊兩耀暗昏始表忠貞之效朕臨御寡德妖孽殊常  
蒙塵于便殿之中受制于逆臣之手奪璽振指備肆侵  
凌挾刃礪胸幾罹酷毒閉關行僞則公卿不在其謀懸  
勝見誣則黎庶不堪其詐害我骨肉殺我嬪嬙悖惡滔  
天古今未有側陋嘗膽幽害下宮皇穹降悔禍之靈將  
相竭同心之德鳳翔節度使尙書令岐王茂貞鎮于右  
輔骨鯁剛腸有食失匕箸之驚有車及蒲胥之怒關內  
之沈幾賈日剛納衛兵夷門之忠憤凌雲顯徵邸吏三  
藩唱義四海協詞咸以密謀咨于正相于是禁軍之內  
三傑誕生上元假以良時高廟付其英斷月正元日新



正吉辰質明而逆首梟懸中且而凶渠剖裂其中臣復  
皆著功庸尋下詔書逸行賞典而茂貞既平國難來觀  
天庭驅武旅而簞食爭迎駐皇都而秋毫不犯推殊功  
以薦同志畱愛姪而董雄師繼筠能稟規程肅清輦轂  
人神洽慶華裔偕來亦既十旬暨於初夏朕以脫于幽  
辱復正宸嚴重守寶圖不改舊物上媿于列聖下慙于  
兆人思宏蕩穢之恩仍革紀年之號庶民有罪皆在朕  
躬可大赦天下改光化四年爲天復元年靜海軍節度  
使檢校太保平章事李繼昭嶺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司  
徒平章事李繼誨寧遠軍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李  
彥弼并早參禁衛累著勲勤生知忠孝之源洞悉君臣  
之義齊心懃血果成復國之功左袒一呼遂定安劉之  
業叔姪繼先臣之烈彥弼稟大父之規據其大勲曠古  
難比宜加美稱以播無窮繼昭繼誨彥弼宜賜號扶傾  
濟難忠烈功臣各加實封一百戶是時崔允方欲誅唐宦官外交梁以

爲恃而宦官亦倚李茂貞爲扞蔽梁岐交爭冬十月宦  
者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承誨從實皆從而德昭獨與



梁乃率兵衛允及百官保東街趣梁兵以西梁太祖頗德其附已以龍鳳劍闕雞紗遺之太祖至華州德昭以軍禮迎謁道旁太祖至京師表同州雷後將行京師民復請雷遂雷爲兩街制置使梁兵圍鳳翔德昭以其兵八千屬太祖太祖益德之使先之洛陽賜甲第一區五代史其年十一月閭宦韓全誨縱火脅昭宗西幸鳳翔承誨從實並變節爲中官所誘始欲驅擁百寮將圖出令而德昭獨按兵與太祖親吏婁敬思叶力衛丞相及文武百官與長安吏民保于街東免爲所劫太祖遣從事相繼勞問遺以龍鳳劍門雞紗委令制輯於是百官次華州連狀請太祖迎奉及大旆入關德昭以軍禮上謁立道左太祖命左右扶騎控至長安賜與甚厚署權知同州節度雷後將赴任復徇民請雷充兩街制置使賜錢百萬德昭以本部兵八千人獻于太祖由昭宗東遷是愈見賞重又賜甲第一區俾先還洛陽



拜左威衛上將軍以疾免太祖卽位以烏銀帶袍笏名

馬賜之疾少間以爲左衛大將軍末帝立拜左金吾大

將軍以卒

五代史及昭宗東遷奏授左威衛上將軍以疾免歸于別墅太祖受禪以左領衛上將軍

徵赴闕開平四年拜金吾大將軍充街使末帝卽位俾

將命于兩浙對見失儀不果行尋改授右武衛上將軍

俄復左金吾大將軍卒於

官詔贈太傅輟視朝一日承誨從實至鳳翔與宦者俱

見殺

五代史天復初德昭與孫承誨董從實以返正功時人呼爲三使相恩澤俱冠世及承誨至鳳翔易

名繼誨從實改名彥弼皆爲李茂貞所養後閹宦

之敗俱戮于京師唯德昭克全終始有所稱云

王敬蕘潁州汝陰人也事州爲牙將唐末王仙芝等攻

劫汝潁間刺史不能拒敬蕘逐代之卽拜刺史

文苑英華授潁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王敬蕘加檢校太子太保制勅

書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故國家化條施于天下者



牧伯謹而舉之政不紊矣其官王敬堯始學司馬法克礪諸侯劍奮之以果敢之氣濟之以練達之謀自握郡符頗圖成績潁水則清年數且深理濟彌遠耕桑滿地不奪農時卒伍在軍未忘武備遂得見稱元帥是當善舉化條保民之崇增秩甚貴吾用漢家之典爾登循吏之名更務克終斯爲守貴可依前件敬堯爲

人狀貌魁傑而沈勇有力善用鐵鎗重三十斤潁州與

淮西爲鄰境數爲秦宗權所攻力戰拒之宗權悉陷河

南諸州獨敬堯不可下由是潁旁諸州民皆保敬堯避

賊是時所在殘破獨潁州戶二萬

五代史王敬堯潁州汝陰人

唐乾符初敬堯爲本州都知兵馬使中和初寇難益熾郡守庸怯不能自固敬堯遂代之監郡俄眞拜刺史加檢校右散騎常侍時州境荒饑大寇繼至黃巢數十萬衆寨于州南敬堯極力抗禦逾旬而退俄又宗權之衆凌暴益甚合圍攻壁皆力屈而去蔡賊復遣將刁君務以萬衆來逼敬堯列陣當之身先馳突殺敵甚多由是



竟全郡附遠近歸附

梁太祖攻淮南道過潁州敬堯供饋梁兵甚

厚太祖大喜表敬堯沿淮指揮使其後梁兵攻吳龐師

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潁大雪士卒饑凍敬堯乃沿淮

積薪爲燠爲作糜粥舖之亡卒多賴以全活太祖表敬

堯武寧軍留後遂拜節度使

五代史及淮人不恭太祖屢以軍南渡路由州境敬

堯悉心供億太祖甚嘉之乾寧二年署爲沿淮上下都

指出于潁使四年冬龐師古敗于清口敗軍逃歸者甚衆路

道郡中設糜煖餅餌以待之全活者甚衆由是表知武

寧軍節度徐宿觀察留後數月眞拜武寧軍節度使

文苑英華授王敬堯武寧軍張珂彰義軍節度使制門

下釧以士田付之旌鉞必擇非常之士載宏不次之恩

况沛澤雄藩涇川巨鎮委用咸彰于試可節制宜膺其

正名爰舉徽章式分戎閫具官王敬堯夙號將才早探

軍志襲淮流之積慶挺山立之雄姿勇實兼人志能周



物蘊變通之茂用懷經濟之遠圖具官張珂閭閻名門  
韜鈴秘畧孝友克宣其遺美忠勤幼聞於令名劍氣于  
霄鳳音合律撫士則能均甘苦推誠而可貫神明頃者  
頒我詔條各成政化惠愛極沾于疲瘵威聲蓋布于鄉  
閭爰自主留彌觀奉上既播褻帷之美勉承建節之榮  
仍俾疏封用光裂鎮噫芒碭壓境種落連營握兵符而  
皆是通侯掀大旆而俱爲上將當思報効以  
服恩榮敬蕘可某官珂可某官主者施行  
天祐三年

爲左衛上將軍太祖卽位敬蕘以疾致仕後卒于家

五代

史天復二年入爲右龍武統軍天祐三年轉左衛上將軍開平元年八月以疾致仕尋卒于其第敬蕘魁傑沈勇多力善戰所用槍矢皆以純鐵鍛就槍重三十餘斤摧鋒突陣率以此勝雖非太祖舊臣而遠輸懇款保境合兵以輔興王之運有足稱者

蔣殷幼爲王重盈養子冒姓王氏梁太祖取河中以王

氏舊恩錄其子孫表殷牙將太祖尤愛之

五代史蔣殷不知何許人



幼孤隨其母適于河中節度使王重盈之家重盈憐之  
畜爲己子唐天復初太祖旣平蒲陝殷與從兄珂舉族  
遷於大梁太祖感王重榮之舊恩凡王氏諸子唐遷洛  
皆錄用焉殷由是繼厯內職累遷至宣徽院使唐遷洛  
陽殷爲宣徽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陽轉攻淮南還屯正  
陽哀帝遣殷勞軍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蔣元  
暉等有隙因譖之太祖言元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  
待諸侯助祭者以謀興復太祖大怒哀帝爲改卜郊是  
時太祖將有篡弑之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爲元暉等  
言梁王禪位後願全唐家子母殷乃誣元暉嘗私侍太  
后太祖斬元暉及張廷範柳璨等遣殷弑太后于積善  
宮哀帝下詔慙媿自言以母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郊



庶人友珪與殷善友珪弒太祖自立拜殷武寧軍節度

使末帝卽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懼不受代王瓚亦王

氏子懼爲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其本姓蔣末帝詔

削殷官爵還其姓遣牛存節討之殷舉族自燔死

五代史殷

素與庶人友珪善友珪篡立命爲徐州節度使乾化四年秋末帝以福王友璋鎮徐州方殷自以爲友珪之黨懼不受代遂堅壁以拒命時華州節度使王瓚殷之從弟也懼其連坐上章言殷本姓蔣非王氏之子也未帝乃下詔削奪殷在身官爵仍令卻還本姓命牛存節劉鄩等帥軍討之是時殷求救于淮南楊溥遣朱瑾率眾來援存節等逆擊敗之貞明元年春存節劉鄩攻下徐州殷舉族自燔而死於火中得其屍梟首以獻之王堂問話梁貞明甲戌歲徐州帥王殷將叛八月二十日夜月明如晝居人咸聞通衢隊伍之聲自門隙視之則皆青衣兵士而無甲冑初謂州兵潛以捕盜俄聞清嘯相呼或歌或嘆刀盾矛槊驚隘問巷怪狀奇形甚可畏懼



乃知非人也。比自府廨出於州南之東門，局鍵無阻。比至仲冬，殷乃拒詔，朝命劉鄩以兵五萬致討。凡八月而敗，合境悉罹其禍。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三